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7



文庫 11
D 295
7

續弘簡錄元史類

卷之六

卷之六

御田家文庫

宰輔六

徹里帖木兒附阿榮許右一阿榮阿魯圖

別兒怯不花呂思誠朶爾直班蓋苗三民只

太不花烏古孫良楨紐的該節麻三民只

柳思監也速慶童一好禮

徹里帖木兒阿魯溫氏木大族早備宿衛除監察御史時

右丞相鐵木迭兒用事擅生殺人莫敢忤徹里帖木兒獨抗言

歷詆其奸丞相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闕乃東轉運

副使甫浹月課額頗足素遷刑部尚書京師豪右之不敢犯

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文宗天曆二年由中書右丞出

續弘簡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宰輔六

010190562994

爲河南行省平章黃通有司以爲瑞請聞於朝徹里帖木兒
曰吾知爲臣忠爲國死百姓安爲瑞餘何益於治會慶
饑議賑其屬謂必自歸府上之行省然後以聞徹里慨然曰民
饑死者相望尙拘常格邪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
罪將歸怨於朝廷吾不爲也卽大發倉廩賑之然後自劾專擅
罪文宗悅賜龍衣上尊雲南諸王禿堅反命知行樞密院總兵
討之事平賜資甚厚悉分予將士歸裝巾櫛之外無長物尋除
上都留守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一切穀粟布帛皆購買商貨
有司不卽酬其直致守候愆期甚有饑寒死者徹里請出鈔四
百萬貫盡償之由是商貨大集順帝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
首議罷科舉又欲減太廟四祭止存冬祭臺臣呂思誠等十九
人劾其變亂舊章不聽皆辭去臺班爲之一空時罷科舉
書而未下中書叅政許有壬入爭之曰若罷科舉則天下人才
缺望太師伯顏曰舉子多有以賊敗者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
賊罰無算豈盡出舉子乎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
者苟能自向學何慮不至大官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念
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曰古云
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且一歲中
科舉補用者僅三十餘人實於選法無礙伯顏心然其言而議
已定不可中輟翼日宣詔崇天門特令有壬爲班首折辱之臺
臣訥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耻遂移疾不出
初徹里帖木兒之爲江浙平章也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
心頗不平故其後入中書力議罷科舉嘗指斥武宗爲那壁
也又嘗以妻弟女爲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

伯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南安竟卒于貶所先是泰定二
年中書參政阿榮精數學逆推人禍福多奇中會策士於廷與
虞集同會直廬慨然謂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
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嘆曰榮不復見君猶及見之集曰得
士之多幸如公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理曰數當然耳集
問何以知之弗答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改元始復悉如其
言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

冊曰制科之行多士輩出取人以身形端影直何必鯁鯁
因噎廢食銓選岐多適滋巧獲

許有壬字可用先世居潁後徙湯陰幼穎悟嘗閱衡州淨居院
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能背誦舉仁宗延祐進士同知遼州會關
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嬰滿道有壬獨閉城堅守卒保無虞

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傳呼民安
而事集英宗時遷南臺御史行部廣東劾貪墨數人部內肅然
名拜監察御史英宗遇弑賊臣鐵失遣使自上都至封府庫收
百官印有壬知有變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曰宮禁事非
君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附賊臣罪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
夫紐澤先還京有壬遽袖疏上之帝至復言鐵木迭兒子鎖南
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
丞高昉橫羅奪爵四川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職
又上正始十事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遴選長官宜先培養通
籍宮禁宜別貴賤欲重兵權宜削兼領武備廢弛宜加修飭賊
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從逆諸
子宜籍沒以懲惡考驗經費以減民賦擗節浮蠹以紓國用帝

多從之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云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能虧國卒白丞相發
 積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曰積分雖
 未必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
 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識丁者矣議遂寢轉右司郎中每遇
 公議必屢爭得失迅掃積滯几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
 貞觀開元間議事也順帝元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
 后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
 為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
 遠輕今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顧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
 弗聽按文宗后實帝孀母其言母于者蓋當時親崇之辭平章徹里帖木兒奏罷進士科

有壬力爭之不能奪遂稱疾在告謂詳微帝強起拜侍御史會

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者意漢人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明甚尙何言大臣語塞廷議欲行古剗法有壬爭止之後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游湘漢間六年名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不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宜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人皆避之尋轉中書左丞進講明仁殿帝悅賜貂裘金織紋幣參議李羅等獻議開西山金口河導渾河水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王之甚力役丁夫十萬人有壬言渾

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
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突爲害亦輕今則在
都城西南若霖潦泛漲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
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久無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
不可行勞費不貲訖無成功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一統志云
熙載字獻臣爲會福院照磨能以儒飾吏著有東岡小稿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郡人思之
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地南臺御史木八刺
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及其弟有儀有孚皆被
逮有壬遂稱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三年起河南左丞朝廷
遣將出師連營數百里一切芻餉率仰給河南有壬從容集事
若平時尋復拜中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有壬力言朝廷務
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無鬪志遂倡

降說賊將益橫不聽尋改集賢大學士兼左諭德太子頗加敬
禮一日有壬入見太子方臂鷹爲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以老
病乞致仕卒諡文忠有壬歷事七朝仕宦垂五十年當權臣恣
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弗便必明
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雄渾閎雋
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
一百卷 妻趙氏名鸞字應善中書平章世延女能琴書善筆
札見書史子楨少負才一門倡和共爲圭塘欸乃集見中州志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康里脫脫子也初補國子生文宗朝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順帝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遷平章
政事當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每入直帝出宿宣文閣賜坐
榻前詢以政務必夜分乃罷南郊禮成進曰古者大事竣必有

實惠及民以當天心請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出官鹽和糴爲邊餉民雖稍利官鹽費實多乃請轉京倉米百萬斛儲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掠其貨并請沒其人爲奴塔識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可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有日本僧告其國主遣人刺探朝事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有之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五年拜御史大夫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畿饑流民爭赴京城奏出贓罰鈔易米萬石卽近郊寺觀爲糜食之明年仍入申書平章政事大駕時巡每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官倉出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等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至卽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首相去位帝名塔識諭曰爾先人歷事累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特命爲左丞相固辭不允及拜命修飭紀綱立內外通調法朝官外補許得陛辭親聆帝訓郡邑賢能吏俾次第入補京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荒先是僧道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奏仍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不設塔識奏復其規起臆合張元朴等爲議事平章未半年救偏補弊之法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卒年四十六追封冀寧王諡文忠生平學術正大深究伊洛諸儒書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嘗誇王文統爲奇材對曰

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此世祖罪人也使文統在正當遠之何足取初伯顏議罷科舉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仍議復行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太優答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惜哉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尤多補益云

阿魯圖廣平王博爾朮四世孫也初為怯薛官掌環衛襲封廣平王順帝至正四年丞相脫脫辭位帝問誰可代者脫脫薦之遂拜中書右丞相時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從駕行幸每同事出入朝野方以二相協和為喜詔以太祖取金世祖平宋混一區宇累朝事績命儒士纂修以阿魯圖總其事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相郎中欲有所言當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文字自有所陳邪耶

中若居他官則可今居左右司而建言將置我輩何地思謙惡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未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邪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用強壯者為左右語塞先是別兒怯不花為御史大夫嘗與脫脫有隙屢欲共排之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別兒怯不花諷御史劾其不職阿魯圖聞之即出城避位朝議皆不平謂宜見上自白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設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十一年復加太傳出守和林卒無嗣日知錄載阿魯圖進宋古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蠲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凡前代諸臣忠於所事者書之無諱帝從其言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與

安西王逆謀被誅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及長入
國子學爲諸生仁宗召入宿衛英宗立授八番宣撫司達魯花
赤其世職也既至宣布國家恩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
喜曰吾故帥子孫來矣率其部來受約束文宗時累遷禮部尚
書特命領宿衛時宿衛士有聽掌領官薦用者往往所舉多親
暱至是獨推擇歲久者先用衆論翕服順帝至正二年拜江浙
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
吾被命方出而祝融告災如此是不德致累杭人也乃疾馳
赴鎮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人給月米二斗請
減酒課鹽引大作省治有民居附近者增直售其基募民就役
則厚其傭直在鎮二年名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尋拜
中書左丞相廷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且選習北藩風土及知

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周行沙漠流覽除弊人尤德之帝還自

上都遣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親賜酒慰勞七年進右丞相
明年爲御史所劾幸徽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爲解帝不之罪
左遷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爲江浙左丞相復加別兒怯不花太保
於是內外兩臺交章劾其本逐臣親子不可居大位遂罷相謫
往渤海縣未幾卒子達世帖木兒用於朝乃追封冀王諡忠宣
達世帖木兒字原理有學識能世其家仕至中書平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先世皆仕金爲望族

一統志云父允官漢中廉訪司

事母馮氏將娠夢神人趨謁自稱文昌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
光見者異之長入國子學爲陪堂生登泰定元年進士授景州
蓀縣尹每歲春行田樹畜勤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
印識文簿畀社長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

輸作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卽雨思誠
以其惑衆殺蛇逐道士兩~~兩~~至縣多淫祠刑牲祭者無虛日
悉命毀之尋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閱
國史左右昇價以進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
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得已順帝
卽位拜監察御史劾奏~~奏~~里帖木兒不宜首罷科舉疏留
中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廣西廉訪司事後移浙西轅耕錄云有令
女習學謳唱者思誠案議云男女無父母命私有所從王法不
許父母違男女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又有年七十五以上而毀
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特達識帖木邇爲南臺御史
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各杖~~罰~~之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嫉思誠劾之謝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
臺臣鷹犬也聞行省平章左吉貪黷民怨甚卽疏其罪流之嶺
南入爲侍御史會平章鞏~~鞏~~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

也先帖木兒欲緩其章思誠起入奏鞏~~鞏~~班遂罷也先帖木兒
銜之思誠卽謁告去朝廷知其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
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叅政諸生抗疏留之不
得尋入中書叅知政事拜左丞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帝賜玉
帶眷顧倍篤御史大夫納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
之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相及吏部尙書僕哲篤左司
郎中武祺等建言更造至正交鈔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
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丞相脫脫信其言命省臺集議衆唯唯
思誠獨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
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尙終爲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
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小

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非國家利俛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將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曰祖宗法敝亦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與世皇爭高下也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而道聽塗說何足行哉俛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脫脫見其言直頗狐疑未次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朝堂上大聲厲色耳已而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左遷湖廣左丞遣使卽其家迫遣窘辱備至思誠不爲動貽書叅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卽有爲河南左丞今年呂

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時武昌方爲賊據思誠抵城下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久必不知吾來出不意可以入城諸將不獲已隨其後賊倉猝無備盡驚走思誠遂入乃大會軍民官吏告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于是申號令備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橫素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不敢動未幾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至正十五年爲御史臺劾罷卒諡忠肅思誠嘗三爲祭酒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著兩漢通紀若干卷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也祖碩德爲乃燕之子嘗平遼東幹拙吉烈滅二種及使西域屢著奇功早卒朶爾直班甫晬而孤稍長好學年十四入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於簿顧左右無能書者朶爾直班引筆書立就文宗喜曰世

祿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爲尙衣奉御尋授工部郎中順
帝元統初擢監察御史首陳時政五事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
望月食旣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
佞顯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二曰親祀郊廟以敬天法祖三曰
博選勲舊子弟端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
俚俗之言不入於耳則聖德日新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
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賑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
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乃復陳九事一杜僥倖之門二罷不
急工役止無名賞賜三停禁中佛事四省內外冗員五均公田
六鑄錢幣七罷山東鹽鐵總管府八蠲河南白實田糧九禁取
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故事數坊官位在百寮後御史大
夫撒迪傳旨令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
邪曰事不可行大夫自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
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僧罪
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傳旨者入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
唐其勢家奴怙勢爲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滌州悉捕其人寘
之法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奈何衆辱我我何所施面目各曰
御史知奉法而已它不知也歷遷侍書學士兼經筵官時甫弱
冠又世家子乃獨以經術侍帝左右至正改元遷大宗正宗王
有殺其大勳者朶爾直班力請於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爲
淮東廉訪使尋遷中書叅知政事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
格朶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上年號又律
中條格乃其一門耳豈可爲書名時相不能從有以善音樂得
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

蓋山中書省邪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竊議今選它人臣實有罪諸省臣不與也帝悅轉右丞八年拜御史中丞時御史劾丞相別見怯不花章甫上御史大夫亦憐真班被黜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再上章劾奏并疏留御史大夫不允一時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母辭對曰憲綱廢矣臣安得獨留卽杜門謝賓客尋出爲遼陽平章會盜起河南帝憂之名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請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用兵不專殺戮今倡亂者止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丞相脫脫意時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桓員外郎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陝州告急因出爲西臺御史

夫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兼程至奉元吏白渭口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尙顧陰陽拘忌邪旣受事卽督諸軍復商州軍聲大振會丞相脫脫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喪師河南西臺御史同聲劾奏朶爾直班當署宇顧謂左右曰吾其平章湖廣乎未幾命下果然以忤丞相意故左遷之關中人遮道泣留乃從間道得出汝中栢伯帖木兒猶言不殺此人則丞相終不安蓋揣帝意所眷不久當復名也乃命專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朶爾直班多方規調軍無乏興而總兵者希旨尙以供需失期數見侵辱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赴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國之勲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積勞患日劇遂卒于黃州年僅四十生平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書未嘗釋手喜爲詩於字畫尤精

會要云嘗奉勅書其在經筵多開陳大義間采前賢遺言各以
鄧文肅神道碑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職四曰國政明
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爲學本之目敬天愛民知人納諫
治內五者爲君道之目宰輔臺察守令將帥贊御五者爲臣職
之目興學訓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爲國政之目帝覽而善之
賜名治原通訓藏之宣文閣

而曰正氣巖巖直言諤諤令德之裔克勤丹雘於家有光
於國不忤通訓一書聿昭實學

益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登仁宗延祐進士授單州判官歲饑
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
曰濟寧民幸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
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相距五百

里載賦擔負民甚苦之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糶粟倉下
得省民力之半累擢南臺御史建言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
以清銓政考實行以抑奔競計利害以孚民情皆深切時弊天
曆初文宗于建康潛邸創龍翔集慶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
史大夫監造御史日督工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
禮當陛下龍潛建業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百姓莫
不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勅佛事又廢民居使
之家破產蕩豈聖主御天下之道昔漢高典豐沛爲復兩縣光
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信重佛教何以稱斯民之
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背其教乎臺臣
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乃責以修繕之役豈禮也哉書奏爲免臺
官督役入爲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

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正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
帝嘉納卽日還宮臺臣擬僉准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蓋御史
朕欲時聞讜言尋以憂去順帝至正初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
都淄萊地舊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輸官或
忤長史意輒謂其居有金礦必掘地及泉後止苗奏罷之遷刑
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首惡餘
從原宥至是宰臣復欲盡誅苗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
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寬大之仁乎乃卒
如苗議七年拜中書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隘奏毀民
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國初非今日始隘力辨
其不可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
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者賜予之可也若任

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州
郡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有四川廉訪家人違例
收職田奉使宜撫直坐其主省臣命卽行遣苗請付法司詳錄
勿使憲司爲口實持論多與宰相忤于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
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廼每事相抗何邪後有公務毋白叅
政苗嘆曰某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
若此不退何俟會有旨拜南臺御史中丞宰相怒不解比至卽
除甘肅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督趣赴任不得已昇疾就道至
鎮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資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
遂使恩澤不以時及大非親親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陋弊
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西臺中丞之官
數日卽上疏乞骸骨卒封魏國公諡文獻

冊曰釋氏清淨奚貴華婚勞民以逞恐非其志賑災節賞
幸由舊章恩弘議正救時之良

朶兒只國王木華黎六世孫江浙行省丞相脫脫子也生一歲
而孤稍長備宿衛授集賢學士天曆初國王朶羅台附上都引
兵至古北口戰敗被誅以朶兒只襲王爵扈蹕上都詔就便送
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初朶羅台弟乃蠻台藉太師伯顏勢謂
當襲王位愬於朝伯顏妻欲索大珠環價值萬六千錠朶兒只
無以應因嘆曰王爵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售我縱不得得
者亦非我外人也于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爲國王而除朶兒只
遼陽左丞相至正四年移江浙時杭城洊經災燬別兒怯不花
先在行省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悉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寇竊
發遣將士平之帝嘉其績賜九龍衣居二年杭之耆老請建生

祠如前丞相故事辭曰昔我父官浙江我實生此於爾杭人豈
得無情今第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七年入爲
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卽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朶兒只進
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王位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
太平不足與共事帝悅卽以太平爲左丞相是時天下無事朝
廷稽古崇文之典有陰必舉留守司行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
朶兒只家臣高觀中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具以告朶兒只曰
彼縱不及我亦又何怪卽命受之鄰王家產籍官俾掾史錄其
數明日掾史以復時韓嘉訥爲平章不知出丞相命變色曰公
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爲令客省使扶出朶兒只不爲登
論者咸服其雅量九年罷相復襲王爵之國遼陽十四年丞相
脫脫總兵南討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異姓王俱出軍吳王

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慨然曰吾國家世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卽引兵出淮南聽節制及脫脫罷朶兒只以本部兵守揚州卒于軍初朶兒只爲集賢學士時與從兄丞相拜住同在上都南坡之變拜住遇害賊臣欲并殺之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懷薛官求免以故得脫於難及爲相務存大體一時政權頗出太平手趣附者衆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稱賢相云

太不花弘吉刺氏以世胄入官歷雲南右丞遼陽平章順帝至正間太平爲左丞相方薦其才可大用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旣罷脫脫復爲相太不花遂黨於脫脫欲害太平衆也是不服盜起河南知樞密院老章出師久無功乃拜太不花河南平章將兵往代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

聲驟振及脫脫解兵柄遂以太不花爲本省左丞相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節制自是凌驕縱不遵朝命軍士往往剽掠爲民患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奪職仍令從征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荆襄軍備太平復相太不花恚因我不負朝廷朝廷實負我太平漢人復居中用事安享逸樂我反在外勞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太不花遽勒兵還以養銳爲名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堅按甲不動唯言太不花俱陷或言賊旦夕且至丞相宜亟進兵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已乃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渡師河北聲言取曹漢遂駐彰德衛輝間俄而晉冀大同相繼陷賊蔓延不可制帝深以爲憂兩遣重臣諭旨皆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嘗以

事入奏語益驕慢帝頗惡之會毛貴陷薊州逼近京畿詔拜太
 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兵入衛既渡河即上言師行糧從昔漢韓
 信行軍蕭何餽餉請令丞相太平至軍前供給事乃可濟時
 政上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嘗劾壽童玩寇狀太不花至
 責以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為右丞
 相時曾斥言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意殊
 叵測廷議喧然太平惡其害已也俟疏至遂諷御史逃只兒海
 等順帝紀作御劾太不花緩師拒命而自於帝前力譖之於是
 下詔削官爵安置蓋州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
 不花聞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解劉哈刺不花者其故部將
 也時駐兵保定即馳詣大都見太平具以實告太平曰太不花
 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敢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矣哈刺不花
 聞之懼噤不能發太平曰爾能致太不花來吾以爾見上爾功
 不小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及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
 皆殺之于路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世居臨潢轉

徙大名父澤歷官廣南西道宣慰副使尋轉海南北道廉訪使

所至多惠政見循吏傳艱於嗣年五十餘夫人杜氏始生子曰良楨

輟耕錄云初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以為憂當仕廣西時
 聞寡居王氏美而宜子自為澤謀聘之既歸執婦禮甚恭長夫
 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相處若姊姊越明年夫人生良楨
 王氏告澤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
 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適家冠服以示曰妾志決矣請從此辭夫
 人固留之不得乃聽出居一女庵戒行嚴謹夫人歲時問遺彌
 至後良楨貴顯迎幼凝重好學英宗至治二年以廕補江陰州
 判官歷西臺御史劾遼陽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賣國不忠援

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

邪皆報罷尋遷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順帝元統初起爲監
察御史疏言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殘天祐聖明入膺
大統此誠祈天永命之秋其要惟在敬身修德今經筵多領以
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替御小臣恒侍左右何
益於盛德哉願延儒臣寘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相啟沃俾
聖學日新寶萬世無疆之福不報至正間出爲江東道廉訪副
使上官一日辭歸九年召參議中書省事再遷參知政事歷左
丞兼大司農卿與右丞悟良哈台共主京畿屯田歲入粟麥數
萬石會立詹事院驛名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
之說皇太子嘉納焉初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丞相脫脫總諸
軍南征良楨洎參議龔伯遂等從既平六合垂克高郵詔罷脫
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遂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其事建元

詞連良楨簿對無驗卽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居半歲仍還中

書有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者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良
楨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皆變色卒不署良楨自左曹登政
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及浙東西長生牛租瀕海被災
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
律者數人叅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
生平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相遇汝宜志之晚歲病
瘠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

紐的該廣平王博爾朮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
院事旣而廢處於家順帝至元間奉使宣撫水達達之地整理
有司不法事三十餘條朝廷由是知其才擢知嶺北行樞密院
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尋加太尉總山東諸軍鎮

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及豐陷濟寧勢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
城走相鄉東昌遂陷名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
居政府時二皇后與太平有隙決意去之紐的該嘆曰善人國
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二皇后志未
及逞浙西張士誠既降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悅服凡
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識大臣體已而遽罷相遷知
樞密院事既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我疾固不起惜
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言訖而卒

成道字誼叔南陽穰縣人幼穎悟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
學問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竊有志以不合程式爲患
一日憤然曰四書六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區區科舉之作
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書所爲文往謁惠撫卷喜曰

以此取科第易耳遂至京師入成均時陳旅爲助教數稱其
文於學士虞集集見之語曰生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
幸自愛順帝元統改元第進士授國史院編修預修三朝實錄
改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首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養聖
躬聖躬安則宗社安帝改容稱善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
指訐時弊執政惡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老辭久之起
御史臺都事時官吏犯贓多有以父母憂制免者臺臣謂贓吏
被案雖親喪不許歸須竟其獄遵曰贓吏固可惡然與人倫孰
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
寢遷中書右司郎中有匿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
告遵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條遵曰鬻爵已非令典况濫
與姦邪輩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除工部尙書

先是河決白茅堤，郛城濟寧皆爲巨浸。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廷議莫能決，命遵往視。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閱史籍，博採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得復，而丞相脫脫已先入魯言及遵，至力陳不可。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更有重於河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辯論終日，仍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毋復多言。遵曰：脫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爲武昌路總管。武昌自沔寇殘燬後，民死兵疫者十六七，而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江者衆，尋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遵率遼佐持其贖詣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猝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家室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以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始下詔切責守河諸將。先是湖廣賊倪文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平章。朝臣欲許者，平章曰：平章之職，亞宰相承平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遵曰：當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尙以分羹爲言，奈何？以王子故廢天下大計，衆皆趨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緩。

之眾莫曉其意及遵至執政喜曰大政今可決矣尋進中書左丞時太平在相位數忤二皇后意深銜之以遵為其黨也欲去遵御史賈任等承風旨誣劾遵受賊事十數條命宗正府等官雜問鍛鍊成獄竟杖死時至正十九年十二月也後五年御史臺臣辨其免仍還所授宣勅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母為寧宗乳母以故哈麻與其弟雪雪皆早備宿衛順帝深加眷寵哈麻有口才尤見親信累遷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白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為一笑其被愛幸無比由是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後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俄召入為禮部尚書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為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為

御史大夫哈麻日趨其門會脫脫去位而別兒怯不花為相素

與脫脫有隙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加調護未幾別兒怯不花罷特命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初太平嘉納及中書右丞禿滿迭兒與別兒怯不花相結為兄弟情好甚密

至是共謀黜哈麻諷御史幹勒海壽二人劾其罪惡

兩浙寓賢錄云幹勒

海壽字允常河南人徙家山陰拜監察御史命下之日慨然曰昔張綱埋輪而先擊當道之豺狼知所重也臺諫許風聞言事况目擊乎遂疏哈麻罪對仗彈之官至浙東廉訪使按此則史稱二人者非是小者則受宣讓王等馳

馬諸物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時以提調寧徽寺為名陰結脫忽思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后宮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言已先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嘉納所撫拾及以海壽言入奏帝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而出御史

二人爲陝西廉訪副使于是太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嘉納出爲江浙平章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以御史所劾事爲侵已帝益怒詔奪海壽官禁錮田里已而脫脫復入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遂謫太平居陝西誣嘉納以賊罪杖流死別兒營不花旣罷猶謫居般陽出禿滿迭兒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殺之中道十三年哈麻復見召用脫脫兄弟尤德之引爲中書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山左司郎中升參議中書省事自平章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力譖之乃改爲宣政院使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演揲兒法其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與老的沙八郎等十人俱號倚納獨哈麻父脫魯性奸狡

日從事其法廣選宮女十六作天魔舞八郎考帝諸弟定與其

術也

所謂倚納者每在帝前相與褻狎羣僧趨走禁中諸王大臣皆深疾諸邪欲去之不克十四年秋脫脫出師高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平章政事方脫脫之將行也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累言哈麻必當屏斥否則恐釀後患脫脫猶豫未決哈麻知終不自保因訴於皇后奇氏曰太子立旣久而冊寶之禮不行者皆脫脫兄弟意留以待中宮生子也奇氏頗信其言陰圖之甚力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于是御史袁賽因不花希旨奏劾脫脫老師費財畧無寸功章三上帝降詔奪其兵柄卽以哈麻弟靈雪知樞密院事代領其軍明年以靈雪爲御史大夫哈麻拜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掌握矯殺脫脫於貶所一時無敢言者哈麻旣入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諱私語其父脫魯曰我兄弟

位居宰輔宜自惜聲名今禿魯帖木兒專意媚上取榮徒為天下士大夫笑我當除之且上久不親機務四方寇日益起太子聰明過人若得立為帝使我兄弟

爵祿可以永

保其妹素善揣人意密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度將不利於已即以告帝帝大驚銳意謀去之明日傳旨令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歷數其罪狀帝曰彼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已而右丞相定住平章額哥失里復執奏不已詔安置哈麻于惠州雪雪于肇州北行俱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庫藏封識尚未嘗啓見者快之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四世為丞相者八人世祿之家鮮與比盛泰定初曩長宿衛早有才望文宗時

除內入府宰相順帝元統初出為福建宣慰使

通考云福建宣慰使法久壞詔搠思

監往究其私販盜

驚及出納之弊至元間遷江浙參政時國用所倚海運為重

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至正四年擢中書右丞十二年以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復奉命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為動在鎮三年召還拜左丞相俄進右丞相加太保是時天下多故而帝方安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且公受賄賂貪聲著聞御史燕赤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崖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懼自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既而御史答里麻失里王夔復劾其姦貪誤國帝終不問會遼陽賊勢張甚起為行省左丞相未行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患寇宦者朴不花乘間用事為奸

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強兵以權勢相軋曩隙遂成搆思監與帖木兒黨擴廓而誣李羅以罪詔削李羅官爵且命擴廓以兵討之宗王不顏帖木兒知院禿堅鐵木兒等皆稱兵黨李羅表言其無罪于是帝始降詔屏搆思監于嶺北帖木兒于甘州詔雖下二人潛留京師及李羅舉兵犯闕帝遣使問故以必得搆思監帖木兒為辭帝不得已執二人昇之皆為其所殺已而言者復以搆思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詔剖棺戮尸竄其子于遐方

冊曰檢壬迭典哈麻雪雪導以 荒本實先撥搆思監繼

黨分外鎮日修內怨外難曷靖神鼎之傾豈盡天命

也遠蒙古人太尉月濶察兒之子由宿衛歷宣政院參議順

至正間河南賊李二據徐州也速從丞相脫脫南征以巨石為礮破其外城賊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又領軍從父月濶察兒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應援渡淮無舟也速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復從征淮東取盱眙敗賊于海州賊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也速計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還擊之復勝充等州累遷知樞密院事東昌賊將北寇道出陵州也速邀擊于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命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也速往與戰流矢貫左手不顧遂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召拜中書平章政事旋改行省淮南知院事劉哈刺不花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為亂也速以輕騎擊滅其首禍者降其眾隸麾下賊陷大寧詔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即前

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更遣諸將繞賊後使腹背受敵遂拔
大寧既而賊陷永平詔也速與諸將還瀋州及遷安昌黎撫寧
諸縣擒賊首送京師賊急乞降許之命退兵也速度賊必
以計怠我師乃嚴爲備賊果不降棄城遁詔還京拜遼東行省
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開省永平時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
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也速開省乃止又慮賊窺上
都調右丞忽林台提兵防護賊果至旋擊破之永平大寧于是
始安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執右丞相搠思監去遂拜也速爲
中書左丞相及孛羅再舉兵向闕京師大震命太子統兵迎于
清河命也速軍昌平而孛羅前鋒已度居庸關奄至昌平也速
軍不戰而潰及太子奔太原與擴廓帖木兒謀靖內難承制調
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兵討之也速師次長鄉不進謀於衆

皆謂孛羅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西連擴廓于大

原東結遼陽王也先不花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其將姚伯顏
不花以兵來禦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進駐虹橋築壘以待素
輕也速無謀不設備也速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其將孛羅大恐
自將討也速至通州大雨三日還未幾孛羅誅死仍以也速爲
右丞相分省山東明師取山東也速與部將哈刺章田勝同達
等禦于莫州衆潰乃盡掠殘民北遁

慶童字明德書史會要云字正臣善大字康里氏祖父皆封益國公早歲以

勛臣子受知仁宗給事內庭遂長宿衛三遷至上都留守又累
出爲江西河南遼陽三省平章順帝至正十一年遷江浙時盜
起汝穎蔓延江浙間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不踰時
以次克復既命長吏按視民數呈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

安故業發官粟賑之省治燬於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爲工役而償之以錢杭民賴以存活者衆丞相脫脫統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芻粟之類咸取其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聚亡命剽行旅白晝殺人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迺曰師行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入軍中數其罪戮之民大悅旣而苗軍帥楊完者守杭城以功自驕因求娶慶童女初不許達識帖睦迺倚苗軍爲重強主婚不得已與之尋移鎮海寧州地瀕海饒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民阜慶童在江浙凡七年涉歷艱險勞績甚著遷南臺御史大夫時南臺僑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州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蕪諸郡則張士誠據之憲臺綱紀不可復聞

十年召還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謬其子剛殺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二十五年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頗加禮遇關陝粗安明年召還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城帝

奔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以慶童爲丞相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南臺御史復入戶部累遷至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通州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燕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燕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二

十七年復起為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明兵拔京城或勸其往謁主帥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宰相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主帥來召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眾叱之拜庸曰臣各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平章政事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嘆曰國事至此但知與此門同存亡耳城陷被執俱不屈死庸字允中蒙古人出國學生釋褐歷西臺御史常與同列劾丞相脫脫弟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興中府添設判官後脫脫敗復召拜監察御史遷今官朴字德中肅良哈台氏由利器庫提點累擢同知樞密院事由嶺北行省平章入中書省

續弘簡錄卷十六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七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一開

木華黎	<small>子李魯 曾孫乃燕</small>	孫塔思	速渾察	霸突魯	博爾朮
<small>帖木兒</small>	博爾忽	<small>曾孫月赤察兒</small>	<small>元孫脫脫</small>	乃蠻台	
<small>會孫博羅歡</small>	札八兒火者	<small>宋都解</small>	木赤台	<small>子怯</small>	畏答兒
<small>元孫伯都</small>		<small>花里</small>	石抹也先	<small>子查刺</small>	
石抹明安	按竺邇	潤潤不花	史天倪	<small>子樞</small>	權
<small>弟天祥</small>	宵乃台	吾也兒	董俊	張柔	移刺捏兒
<small>附王守道</small>					
<small>子買奴</small>	速不台	紐璘	<small>子也速</small>	速哥	
<small>孫元臣</small>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木東父孔溫窟哇以威里從太祖平蔑里乞與乃蠻二部數立功後乃蠻復叛太祖單騎走中道乏食殺水際橐駝燔之以獻追騎垂及而太祖馬又斃相顧駭

榜乃解所乘馬濟之而身當追騎以死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及長沉毅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

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三人俱以忠勇事太祖號掇里班曲律

猶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曰

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至

木華黎引弓射之矢三發三中徐解馬鞍持之衛太祖以出克

烈部脫里可汗聖武親征記作汪可汗即汪罕也與乃蠻部相讐殺求援於太

祖遣木華黎等四人救之盡殲乃蠻之衆奪所掠歸旣而脫里

可汗謀襲太祖其國人知之密以告太祖遣木華黎選精騎夜

斫其營脫里走死歲丙寅太祖卽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

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克德興府壬申攻拔雲中九原

諸郡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寡

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

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壁堅

不得入遣別將闍別一作遮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還次霸州

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京金主請

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乙亥遣裨

將石抹也先以計取東京進攻北京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

降進軍逼之其下殺守將銀青而推寅答虎為帥遂舉城降奏

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鎮之興中府民殺

官吏推土人石天應為帥舉城降奏為興中府尹錦州張鯨聚

衆十餘萬殺節度使自稱臨海王至是來降詔以鯨總北京十

提控兵從南征木華黎察鯨有反側意請以石抹也先監其軍

至平州鯨稱疾逗留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復據
 錦州木華黎遣蒙古不花以軍數萬討之進逼紅羅山主將杜
 秀降奏為錦州節度使丙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木
 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元世家作兀葉
 見別攻溜石山堡諭曰若等第急攻山砦賊必遣兵來援我斷
 其歸路一戰可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承德縣東以伺之致
 聞溜石被圍果以兵來救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曰賊至
 矣木華黎夜半引兵疾趨比曙抵神水縣與致遇不花兵亦來
 會前後夾擊選善射者數千人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
 兵繼進拔開義圍錦州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廣寧劉瑛
 懿州田和尚亦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
 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丁丑八月詔封木華黎為太師國

至都行省承制行專賜誓券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
 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始
 建行省于燕雲命木華黎得專征齊晉南攻遂城進拔蓋州冬
 破大名府乘勝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山大
 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滄霍等州悉降遂徇平陽金守
 臣棄城遁己卯攻拔石隰二州繼克絳州庚辰復由燕徇趙至
 滿城金元帥武仙舉真定降下令禁剽掠所俘老稚悉遣還田
 聖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武貴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
 北衛懷孟三州師至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等州詣軍門降時
 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騎
 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進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死戰木
 華黎曰此當以短兵取勝令騎皆下馬引滿齊發親步行督戰

果大敗之進攻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進圍東平木華黎率兵趨洛州畧河北留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事戒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卽入城安輯之勿重苦郡縣以敗事未幾東平果潰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治明年四月攻拔洛州五月還軍野狐嶺宋漣水統轄石珪降奏爲濟兗單三州總管宋京東安撫張琳齊縣鄭遵各率所部降以琳行山東東路都元帥事遵爲節度使八月從駐青冢大饗將士由東勝州渡河西夏國主李遵頊懼請以兵五萬屬焉十月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守之而自將兵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元帥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城東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覘之還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

且合戰當佯敗而以伏兵蹶之可必勝也木華黎以爲然夜半令大軍先發葺食銜枚伏城東兩谷間及旦蒙古不花馳赴金兵陣未合卽棄旗鼓走金果縱兵追入伏中萬矢齊發金兵大敗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遂降坊州聞金復取隰州仍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蒙古軍鎮石隰間壬午七月令蒙古不花別引兵出秦隴大軍道雲中攻下孟州四邑山砦遷其人于趙城師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作拒守裨將蒲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作於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真以爲不利進兵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遲疑不進中原何時定邪且違君命不忠遂由晉至絳拔榮州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

害欲擇賢守非君不可命權河東關陝行臺事造浮梁俟濟歸師木華黎卽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徑趨長安金合達嬰城固守乃分遣按赤將兵斷潼關自將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邪因駐兵渭水上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會天應爲賊所襲殺城陷癸未春師至河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復攻下河西十餘堡三月渡河至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將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弟恨汴京未克耳汝其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追封魯國王諡

忠武命建祠東平

子李魯沈

魁傑

國語

歲甲申年

十七嗣父職入朝行在時太祖在西城河夏國主方陰結外援

蓄異圖密詔李魯討之攻克銀州命蒙古不花將兵守要害而還明年復朝行在所會武仙叛其弟質軍中逃歸遣兵追斬於紫金關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首宋將李全陷益都李魯引兵圍之先遣李喜孫往諭全欲降部將不從喜孫遂遇害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邀擊敗之城內食盡請降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不誅後必爲患李魯曰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尙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拒來者乃表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郡縣聞風欵附時滕州尙爲金守諸將或言時方暑未可進攻李魯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數年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遂促進兵金兵屢戰皆北開門出降俾元帥肖乃台統蒙古軍屯濟兗課課不花以

兵屯濰沂莒以備宋千戶按禮統大軍駐河北以備金師還聞
太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邁疾卒年三十二追封如其父諡忠定
字魯長子曰塔思英才大畧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異日成
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八襲爵遂鎮雲中庚寅九月叛將武仙
圍潞州命塔思往救大兵未至塔思率十餘騎覘賊仙恐有伏
不敢犯夜五鼓金將移刺蒲瓦來襲我師戰失利退守沁南賊
還攻潞州城陷冬十月帝親征塔思復取潞州十一月帝攻河
中拔之金元帥完顏火燎遁塔思追斬之壬辰春皇弟拖雷與
金兵相拒汝漢間帝命塔思引軍先渡河爲聲援至三峯山金
兵成列將戰會大雪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敗之
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思與忽都虎統兵畧定河南諸郡皆
降癸巳從定宗於潛邸東征擒金宣撫完顏萬奴於遼東帝欲

南征會諸王羣臣議塔思進曰臣家累受國恩圖報正在今日

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聖駕親征帝壯其言命與王子曲出
總軍南伐伐棗陽攻郢復出鄧州至蘄黃進拔符鎮六安縣集
家寨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思曰此故
金主所居我人臣也豈可處此遂移宴甫家戊戌三月朝行在
帝宴羣臣於行宮塔思大醉帝語侍臣曰塔思神已逝矣其能
久乎命還雲中卒年二十八 字魯次子曰速渾察性嚴厲賞
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兄塔思從太祖攻鳳翔有功將兵抵潼關
與金人戰屢捷旣滅金皇子曲出攻宋棗陽入郢速渾察皆與
焉歲己亥襲兄爵卽上京之西置營總中都行省蒙古漢軍凡
他行省監鎮事必先白定其可否而後上帝嘗遣使至見其所
部軍士紀綱整肅還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他國使者至

每見多怖畏不能措辭左右或勸以少加寬和速渾察曰爾言誠是也然時有不同寬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變忽起悔之晚矣卒封東平郡王諡忠宣子相威見臺諫傳 霸突魯者字魯第三子也從世祖征伐爲先鋒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已未秋命率諸軍由蔡伐宋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圍鄆州會憲宗崩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及世祖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中統二

速渾察次子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憲宗命襲父士爵辭曰

有兄忽林赤史作池當襲帝曰朕知之然柔弱不勝任其兄亦固

讓乃燕頓首涕泣力辭不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臣兄

行軍國事于是忽林赤襲爲國王事無巨細必與乃燕謀剖決精當無留滯世祖在潛邸常與論事能敷陳大義又明習典故世祖謂左右曰其人後必可大用因號曰薛禪猶言大賢智也每誨羣從子弟曰先王從太祖出入矢石間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勞幾四十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極矣爾曹慎勿驕惰以墮先王名惜未竟其志而卒 撒蠻爲速渾察第四子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育之若子嘗挾之南征同舟濟大江慮有失繫之御榻及長常侍左右帝詔曰男女異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禮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旣而近臣孛羅銜命遽出行失次撒

蠻怒其違禮執而囚之別室帝怪孛羅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之撒蠻進曰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背將何以責臣下帝曰汝言誠是方有意大任以疾卒年僅十七脫脫者撒蠻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孜孜若不及稍長直宿衛世祖絕愛之每以嗜酒爲戒旣冠儀度甚偉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終身識之不忘至元中從征叛王乃顏帝駐蹕山巔旌旗蔽野鼓未作候騎報有隙可乘脫脫卽擐甲疾馳以進衆皆披靡不敢前帝望見亟遣使召還曰卿勿輕進此寇易擒耳視其刀已折馬已中箭矣帝顧謂近臣曰撒蠻不幸早死脫脫幼朕撫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後哈丹亂成宗以皇孫督師往征脫脫引衆率先躍馬趣戰馬陷淖泥中哈丹兵四合脫脫弟阿魯魯督戈衝擊援出之嘗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改者自今以往家人切勿以酒至吾前帝聞之喜曰北刺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人德三牛出爲江浙平章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利害者則言之當言不言爾之責言而不聽我之咎也聞者悚慄時朱清張瑄以海盜致位叅政恃勢多不法恐事覺以黃金五十兩珠三囊爲賂脫脫怒繫之有司遣使入告帝喜曰脫脫我家老臣子孫固宜與衆人殊也命出黃金寵賚之在浙八年卒于位子朶兒只見宰輔傳乃蠻台其祖名阿里吉失爲孛魯第七子封莒王父名忽速忽爾嗣封劄王乃蠻台身長七尺射能貫札成宗大德間奉命征叛王海都篤哇有功累拜嶺北右丞舊制募民中糧以

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吏挾私爲市殺其數止十萬民進退
失措乃蠻台令所輸者悉收受儲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英宗
至治初進甘肅平章甘肅歲糴糧于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
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
集乃僅千里因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
尋移陝西關中饑詔募民入粟與爵四方應輸者露積關下關
吏拒粟使不得達乃蠻台杖吏而入其粟又慮貧民乏鈔以糴
命取官庫未燬昏鈔識以省印暫給民用俟官給賑饑鈔至如
數易之文宗時進封宣寧郡王出鎮北邊初諸軍請萬戶千戶
百戶惟却纓槍首以別等威至是乃蠻台請於朝始得分緡金
銀符纒又以安邊睦鄰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
時以爲極恩年踰六十卽辭職歸卒于家諡忠穆子野仙溥化

由宿衛歷官中書右丞

博爾朮阿兒剌氏祖父皆以才武雄朔方所部與烈祖接境素
敦隣好博爾朮沉雄善戰知兵事事太祖於潛邸時諸部未寧
每遇博爾朮警夜帝寢得安或寓直於內語及政要往往多達
旦當戰于太赤兀里時兩軍相接下令毋許退博爾朮繫馬於
腰蹠而引滿跬步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又嘗潰圍于怯烈太
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失牙帳所
在夜臥草澤間與木華黎張毳裘立雪中以蔽帝通夕足跡不
移及旦雪深數尺始得脫於難蔑里乞之戰亦以風雪迷陣再
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趣輜重則帝已還臥憇車中聞博爾朮
至曰此天贊我也太祖卽帝位與木華黎爲左右萬戶各以其
屬入衛位在諸將上皇子察合台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

教因教以人生多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曰
 朕之教子亦不過是賜廣平路一萬七千戶為分地以老病卒
 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子孛樂台襲萬戶 孫玉惜帖
 木兒孛樂台子也早歲襲父爵世祖聞其賢名赴闕時重太官
 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賜號月魯那顏猶言才官也嘗侍宴內殿起
 行酒詔諸王妃皆答禮至元中拜御史大夫與利之臣欲援金
 舊制併憲司入漕府玉惜帖木兒曰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
 監臨之體其議乃沮遇事廷辯吐辭鯁直帝每為之齟齬宗王
 乃顏叛帝親征命總戎者先之至半道知玉惜帖木兒已破敵
 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禽百蹄勞之謝
 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帝還留勦其餘黨復執叛
 首金家奴以獻未幾哈丹先魯干復叛再命出師時隆冬聲

言俟春和方進兵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殺戮殆盡詔
 賜內府七寶冠帶加太傅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
 其右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玉惜帖木兒輔行請授皇孫以儲
 闈舊璽詔從之世祖崩宗王議所立玉惜帖木兒起謂晉王甘
 麻刺曰官車晏駕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疇昔儲闈符璽既
 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甘麻刺遽曰皇孫踐祚願
 北面事之玉惜帖木兒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成宗即
 位進秩太師賜尚方玉帶還鎮北邊並賜其妻秃魯忽宴服閣
 勲德神云命婦獲受宴服由此始以議邊事入朝卒于第諡貞憲
 博爾忽元明善勲德碑作博爾渾許兀慎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祖為
 第一千戶身餘百戰歿于敵子脫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
 拓地功脫歡子失烈門鎮徼外後從征大理亦歿于軍 失烈

續弘簡錄

卷十七

功臣一

門之子月赤察兒性仁儉年十六名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忽可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于杭海衆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魯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臣一戰帝曰卿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逮然親屬囊鞬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既擅政多殺異已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自月赤察兒奮然劾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沒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磧別墅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畚鍤以倡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身率衆手成不遇也成宗嘗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爲叛王海都篤哇所據命月赤察兒副晉王甘麻刺往備邊叛王適入寇大軍分爲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陷陣四軍隨之合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爲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時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衆是其議旣遣始以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武宗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進誓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兒見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儻合謀

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今篤哇雖死其子欵徹先衆請和
 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
 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
 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
 撒海地已而察八兒秃苦滅果欲奔欵徹不見納進退失據遂
 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寧碑云詔以察八兒女妻之賜以世帝
 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為大將攻城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
 朝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
 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為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瞻卿
 歷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于第敕少府以香
 木為棺歛焉諡忠武 塔察兒者博爾忽之從孫驍勇善戰幼
 直宿衛太祖平燕皇子拖雷監國開燕京盜賊恣橫有司不能

禁遣塔察兒窮治其黨盜始屏迹從太宗伐金下河東諸州郡
 濟河破潼關取鞏洛又從圍河中府拔之從渡白城至鈞州進
 圍汴城金主請和太宗還河北塔察兒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
 金主遷蔡州塔察兒與宋將孟珙合師圍蔡金亡留鎮中州未
 幾卒本末紀要云塔察兒問金主所在知自 宋都解塔察兒
 次子也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從攻襄樊進戰岳鄂諸處皆
 有功詔為隆興路出征都元帥開府江州平定江西十一城又
 徇嶺南廣東諸地宋亡還師未及論功而卒
 冊曰漢傑惟三元乃有四草昧從龍周旋羈鞅帶礪之盟
 延及苗裔惟赤老溫史臣莫記有幸不幸依古如是

宋赤台兀魯兀台氏其先刺真入都兒以材武雄諸部生五子
 曰兀魯兀台曰忙兀曰札刺兒曰弘吉刺曰亦乞烈思五人當

開創之初皆協贊大業太祖卽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爲氏號
五拔下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爲千夫長兀魯兀台之孫曰木
赤台其一也少有膽畧勇冠諸部時怯烈可汗之子鮮昆亦以
驍勇聞帥衆來寇諸將與戰不利乃遣木赤台往單騎橫稍曠
自大呼陷陣射殺鮮昆降其衆盡有怯烈之地乃蠻與蔑里乞
合兵至木赤台與戰俘其主扎哈堅普與盟而釋之未幾復叛
以計襲殺其主國遂平初從征怯烈時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
子間關萬里每戰必先登帝語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賜嬪御俾統兀魯兀台四千人世世無替子怯台材武過人歷
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世祖之征阿里不哥也怯台子哈答
自言於帝曰臣父祖在先朝屢立戰功今王師北征臣幸少壯
力戰自効帝許之戰于石木溫都之地兵始交斬其將哈答

又戰于失烈延塔兀之地至日曛大破敵衆及討李壇之叛
答亦在行與有功自怯台而下子姓凡九人皆封郡王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入都兒次子名忙兀兒始號爲忙兀
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部方強盛
畏翼率其屬歸大疇畏答兒力追之堅不肯還太祖曰汝兒旣
去汝獨留此何爲畏答兒無以自白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
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薛禪約爲按達姚燧神道碑云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命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木徹台橫鞭馬鬣不應畏答兒奮然曰
我衛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進諸軍繼之萬一不
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至曠時猶追逐不已
敕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藥留處帳中月餘卒

太宗思其功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忙哥為郡王時大臣忽都虎方料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訝其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舊數多寡忙哥舊纔八百戶帝曰不然畏答兒封戶雖少戰功實多其增封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兀魯爭曰忙哥舊兵不及臣之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橫鞭馬鬣時邪遂不敢言 博羅歡者畏答兒曾孫也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 碑云詔入宿衛曉近臣曰雲南王忽哥赤為其臣寶是勳開諸孫可從其出入 合丁毒死事覺將治其獄丞相線真舉博羅歡往辭曰臣不敢愛死弟年少不知書恐誤事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 碑云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之故尚書別帖木兒知書未至惟可任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者 雲南寶合丁密餽金六篋祈勿窮治博羅歡以其握兵徼外拒之恐改變陽諾之比至則竟其獄誅殺王者而歸其金於備

見帝顧謂線真曰卿舉得人矣會伐宋授中書右丞兼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名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為犄角猝未易攻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以疑之而出輕騎倍道襲其後守將南論也師至三城果皆下清河亦降及進軍淮安戰白馬湖掠高寶自西小河入漕河抵灣頭斷通泰援兵遂下揚州淮東平益封桂陽德慶二萬一千戶時江南新附詔募民願從征者使自為一軍聽節度於其長博羅歡方寢疾附樞密董文忠奏曰近者疆土寢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使掠人財貨俘人妻孥恐讐怨益滋而叛者日眾矣帝可其奏盡罷所募軍 碑云哈刺斯罕薛連干皆強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泣詔博羅歡往居三年 尋拜御史大夫行御史臺事以疾歸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

地與戶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弘吉刺亦乞烈思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疾且愈請事東征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敗之其黨塔不帶以兵來拒轉戰二日身中三矢適大軍踵至遂討平之旣而其黨哈丹復叛詔與諸王乃馬帶進討游騎猝至博羅歡從三騎返走抵絕澗可二丈許追騎垂及策其馬一躍而過三從騎皆没人以爲有神助云哈丹死斬其子老的于陣往返凡四載凱旋獻所獲金寶帝嘉其能授河南平章汴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歡躬行決口督有司修繕不數月訖工成宗立入朝帝曰卿今白鬚日桑榆矣宜加慎護因出世祖所佩弓矢帶帶賜之益封高郵五百戶叛王藥木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地突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無所與

知今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後至帝深以爲然卒封奉安王

武穆 博羅歡子曰伯都幼穎異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大德間拜南臺侍御史延祐初遷甘肅平章甘肅氣寒地瘠少稔歲民饑則發粟以賑春闕種則令貸之官於是兵饑既充民食亦給入爲太子賓客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焉遷南臺御史大夫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辭去寓居高郵英宗卽位命以平章之祿歸養于家復以所服藥須空青遣使江南求之伯都辭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况今病廢敢叨濫厚祿受重賜乎併以所給祿歸有司泰定元年還京卒朝廷知其貧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糜廩祿今歿矣苟受是恐重違其意卒堅辭之札八兒火者賽葵人賽葵者本西域部之族長因以爲氏火者

其官稱也長身美髯方瞳廣額初謁太祖於軍中一見異之太祖與克烈部有隙一夕潛師來侵衆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尼河餽糧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射之殪遂剗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啖之克烈既滅西域諸部亦以次削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爲禮而歸金人恃居庸之塞鎔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札八兒既還報太祖進師距關百里召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林中有間道騎行僅容一人臣向嘗過此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令輕騎前導日暮入谷未黎明諸軍已抵關南金鼓之聲若從天而下金人驚潰關遂破燕京大震已而金主遷汴太祖覽燕京形勢顧謂左右曰朕所以至此者札八兒功爲多

守燕京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

戶并四王府爲居第每戰常乘橐駝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丘真人隱居崑崙山太祖聞其名命往聘之丘語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丘曰聞命矣卒年一百十八歲追封涼國公諡武定子孫四世貴盛多賜封諡者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孕不容於嫡母以配掌羊羣者及生察罕稍長其母以告且曰嫡母已有弟矣一日牧羊曠野中忽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容甚肅太祖出獵怪問之對曰二人行則年長者尊獨行則帽爲尊且聞有大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其對孛以歸語光獻皇后曰

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庭及長賜姓蒙古嘗行
困脫靴藉草而寢鴉鳴其旁心惡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出歸
白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爾則當為吉神宜戒子孫勿殺其

類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從帝略雲中金將定薛擁兵守野狐

嶺帝遣察罕覘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帝命鼓行而前

遂破其軍以功為御帳前首千戶從征西域回鶻國主札刺丁

拒守鐵門關察罕先驅開道斬其將又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

甘州其父曲也怯律方為夏守將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

時弟年十三登城相見使諭城中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

合謀殺其父子併力拒守及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

辜止誅三十六人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曉以禍福衆

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乃止

太宗時從畧河南皇子濶出伐宋命為斥候又從親王日溫不

花南伐克棗陽光化軍授馬步軍都元帥又幸諸翼軍會張柔

掠淮西攻拔壽泗等州憲宗時以都元帥兼領尚書省事賜汴

梁等三千戶為食邑卒封河南王諡武宣子木花里初事憲

宗直宿衛從攻釣魚山以功授怯憐口千戶世祖至元初從攻

來自江陵略地回至安陽灘宋兵扼其歸路會都元帥阿木塗

馬敵追騎將及木花里挺身挾之上馬力戰宋兵始退授蒙古

軍萬戶後從攻襄樊卒于軍追封梁國公諡武毅

石抹也先遼人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及后還而族留至

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訛述律為石抹氏其祖庫律兒誓

不食金祿率部聚遠徙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也先其仲子也

年十歲從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即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

過人多智畧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徵爲奚部長卽讓其兄瞻
德納曰兄姑受之爲保宗族計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
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首言東京爲金開基地蕩其根
本中原可傳檄定也太祖悅命從木華黎率千騎爲先鋒也先
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謀知金新易東京留守將至獨與數騎
邀殺之懷其所受符命至謂守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
吏列兵城上何爲吏以邊備對曰方今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
動搖人心卽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
三日本華黎至遂入東京定城邑三十二得戶十萬八千兵十
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按木華黎傳以寅答虎爲北京
將死守天下何時定乎奏請赦之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
破將屠之也先曰王師拯人水火彼旣降而復屠則未下者

赤命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
送行在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爲質當活汝鯨
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而致巴殺使者起應尋並伏誅也先籍
其私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上於朝詔以御史大夫提
控諸路元帥府事所將軍皆猛士衣黑爲號故曰黑軍後從攻
蠡州先登中石死 子查刺亦善射襲御史大夫職南征盡以
黑軍爲前列敗金將白撒官奴于河長驅破汴入白仁和門收
其圖籍而還論功爲最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從征遼東城堅
如立鐵查刺遣將先登其東北而親奮長槊大呼登西南角摧
其飛櫓斬裨卒數十人大軍乘之遂克太宗嘉其功授真定北
京兩路達魯花赤卒于柳城

石抹明安桓州人童時嘗騎杖爲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
敢譁見者異之曰是兒他日必貴太祖旣破金之撫州將率師
南向金主命昭討使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
謂曰汝嘗使漠北識蒙古主可往臨陣問以舉兵之故且辱詬
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具以虛實告帝詰之曰爾何言
我而後降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見疑故如所言
不爾何由得脫帝善其意命領蒙古軍撫定雲中東西兩路旣
而帝欲休兵北歸明安諫曰金有天下—十七路今我所得惟
雲中東西兩路耳若置不問待彼成謀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
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重兵臨之傳檄可定兵貴神速豈宜
猶豫帝卽命明安引兵南進所至民皆具簞食以迎盡有河北
諸郡復命由古北口剗檀順諸州諸將議欲屠城明安奏曰
此輩罪當死今若與以生全則他州之未附者皆聞風至矣帝
從之師次通州金元帥蒲察七斤以城降明安奏復其職置麾下
遂駐軍京南建春宮金中丞李英以兵護軍食赴中都明安
將五百騎往遇于永清將戰令士卒佯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
其衆獲李英得糧千餘車又敗金將完顏合住兵于涿州盡取
其輜重初順州之破也兵士縛密雲主簿完顏壽孫至明安釋
而用之未幾逸去已復來問其故對曰有老父在城中恐不能
存謀歸奉養今已歿故復來耳明安義而釋之及將兵攻燕京
城中開門請降明安入諭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
者之責也悉令安業無所擾所得金府庫珠玉錦綺悉具數上
進無纖毫私以功加太傅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
以疾卒于燕子威得卜爲燕京留後見耶律楚材傳

按竺邇雍古氏幼鞠於外祖木要甲家訛言姓趙氏年十四從
皇子察合台大獵射二虎立斃由是以善射名從太祖西征阿
里麻里等國先登拔其城攻下西和州進擊仇池復拔之平涼
慶陽邠原寧州邠皆降涇州復叛殺守將衆議屠之按竺邇但
誅首惡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反也不誅何待按竺邇曰
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曰汝等若走父母妻子併誅矣
汝歸保無他民皆復歸攻潼關戰于扇車回不克趣散關宋人
已燒絕棧道復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桂如淵守興元
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讐金久矣何不藉我兵鋒一洗國恥
今欲假道南鄭由金洋達唐鄧會大兵以滅金豈獨爲吾之利
宋亦無所不利也如淵度軍已壓境勢不徒還遂遣導武休關
東抵鄧州西破小關金人大駭守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帥兵
相拒于鄧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合陣三峯山下先
率所部迎擊諸軍乘之金師大敗金亡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
四州按竺邇圍斌于會州入城巷戰斌手劔驅其妻子聚一室
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投入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
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
州復招金將汪世顯于鞏州來降拜征行大元帥大軍伐蜀爲
先鋒破宕昌殘階州繼攻文州不下謀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
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拔之招徠吐番渠長勘咄孟迦等十族畧
定龍州遂與大散軍合旣而攻重慶圍萬州敗宋師于夔門破
西川二十餘城成都守將開北門納師宋制置使余玠攻興元
文州降將王德新乘隙自階州叛執扈牛二鎮將領衆追至江
浦奪扈牛以歸世祖卽位阿藍答兒等圖據關隴時按竺邇以

老委軍於其子聞之奮然起曰內難方殷豈臣子安臥時邪吾雖老尚能破賊遂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會大風晝晦合戰至晡大敗敵衆而回卒年六十九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初按竺邇告老制命其子徹理襲征行元帥後以病不任事弟國寶謂諸弟曰昔我先人耀兵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輩立功之秒也乃建言文州險阨控庸蜀拒吐番宜屯兵鎮之朝命國寶爲文州吐番萬戶府達魯花赤時扶州諸羌未附國寶宣上威德於是呵哩禪波哩揭諸部長皆歸款從入覲國寶圖其山川形勢以獻詔授呵哩禪波哩揭爲萬戶諸部長爲千戶各賜金虎符卒諡忠定孫趙世延見宰輔傳

向輒克然不嗜殺頗以威信懷附人畧定瀛懋諸州俘獲流民四百餘但籍其姓名遣歸鄉里徇益都守將降得其財物悉分賜士卒從太祖渡河攻汴梁歸德分兵渡淮攻壽州守將無降意射書諭之城中乃以綵輿奉金公主義宗之姑開門送款卽下令禁剽掠軍民帖然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濶濶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括民匠得七十二萬戶以三千戶賜五部將濶濶不花得分戶六百立官治其賦俾薦置長吏後以疾卒于官

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曾祖倫少任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士族陷爲奴俘者輒出金代贖歲稔發粟賑饑祖成珪有父風當金末盜起悉散其家財以豪俠稱于河朔父秉直讀書尙氣義木華黎統兵

南伐所向殘破，齊蘇飛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存？既而知降者，蘇蘇悉即率鄉里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大用，乘直辭，爾荐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而命乘直領降人屯霸州。遠近來附者十萬餘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乘直得所賜牛羊，悉出以食，全活尤衆。從下北京，詔以吾也兒爲北京路都元帥，乘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卒年七十一。子三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自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資貌魁傑，及長好學。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嘆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既以萬戶統諸降卒，從略地三關以南至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爲失策。遼水東西諸郡，金腹心也。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初，倫卒時，河朔諸郡感其德，結清樂社四十餘，每社近千人。歲時像祀，倫至是天倪，選壯勇者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寨，望風欵服。歲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稱旨。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授右副都元帥，奉詔南征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拔，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會木華黎兵于燕南丁丑，徇山東中山、趙邢、威磁、洛諸州郡，皆下。又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其圍樓堞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城旁地，虛樓陷，遂拔之。庚辰，還軍真定。木華黎怒其久不下，欲攻城。天祥請曰：攻之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招諭，倘再不從，攻之未晚。遽往見仙。

許以名爵仙喜出降乃以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仙副之天倪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且王奉天子命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即下令禁剽掠軍中肅然辛巳降懷潞澤三州壬午破濟南水砦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彘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彘門豈能守乎時東平嚴實以兵來赴請自攻河衛天倪曰金將合達蒲瓦皆勁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為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于南門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度必在今夕急選壯士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遇伏戰敗實得脫歸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宋大名總管彭義斌犯河朔天倪逆戰于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叛天倪直趨其巢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至刺殺之初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戒之曰觀武仙辭氣終不為我用宜早設備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府察王守道亦曰仙位居公下意每不平安能鬱鬱久居此請先事為備亦不聽守道字仲履真定平山人官萬戶府叅謀天倪之死前一日擊鞠夜歸有大星隕焉首聲頗震心惡之尋果及禍年僅三十九妻程氏聞亂自殺子五人其三幼俱死于難惟楫權從秉直在北京得存楫字大濟歲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兄職今楫已漸長乞解還職帝嘉嘆曰世之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如此舉殊可敦俗朕自有官與之乃以楫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元

氏民有愬府僚於上官者質之無實將抵死楫力爲寬解上官曰是欲陷汝輩死地者反救之何邪楫曰誅之固足懲後弗若宥之以愧其心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故加極刑卒杖遣之世祖卽位命同判宣撫司事楫謹身率先明政刑信賞罰任賢良恤衆獨民咸德之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卽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 權字伯衡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天澤改河南經畧使卽授權爲唐鄧軍萬戶世祖自將伐宋次鄂州聞憲宗崩北還命權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至元六年召赴闕問以南征之策對曰襄陽爲江陵藩蔽樊城乃襄陽外郭若先破樊城則襄陽不攻自下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西事必有濟帝善其議權在鎮屢敗宋師歷任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屯田萬戶亦以天澤言改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後徙

河間卒

從子樞母弟天安子也入安初從父遷居華黎軍

中後從畧地關右開天倪被難卽從白霄提兵來會併力攻仙敗走之命權真定等路萬戶甲寅歲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鄧憲宗伐蜀樞從天澤詣行在見帝于大散關帝勞之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對曰臣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率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報萬一邪帝壯其言命爲前鋒時宋劍州僑治苦竹崖前阻絕澗恃險而不備帝使樞率健卒數百縱而下宋兵懼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家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中統初從討李壇據險軍大澗中夾澗豎木爲城作葦炬數百置城上賊至飛炬擲之大潰去高麗人金通精據珍

烏叛討之歲餘不下以樞爲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諸將曰賊勢
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猝不可用宜分軍爲
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如其
言賊果大創珍烏悉平積官至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從弟天
祥其父名懷德初隨秉直迎降木華黎于涿州命懷德就領其
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
得萬餘從取霸州滄濱等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從
畧高州拔金源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獲金將完顏胡速
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敵
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不若從而用之乃
以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爲流矢所中卒乃命天祥領黑
軍進克典中府張致盜據錦州從木華黎討平之得黑軍五百
人丙子春觀太神于魚見濼命權兵馬都元帥從下河東平
河中尙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還師真定武仙降吾也兒
請留天祥守之木華黎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乃以
天倪鎮真定而使天祥引兵屯邢西遙水山仙兄貴以萬人踞
山巔負固久天祥攜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扳援上盡
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已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
又從攻青龍金勝諸堡得花帽軍五千人癸未春還軍命總十
二萬戶鎮河中徇西夏破賀蘭山遇賊射傷額目爲之昏明年
歸北京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踰八年金瘡再發
鏃自口中出晚年遂喪明而卒

冊曰維國初開望風先附史董知幾世篤其祐雖非元勳
亦云孔武

肖乃台一作笑秀伯怯烈氏以忠勇侍太祖時木華黎博爾朮
既立為萬戶帝從容謂肖乃台曰汝願屬誰麾下對曰願屬木
華黎未幾木華黎卒子孛魯嗣命領蒙古軍從之為前鋒武仙
殺史天倪以叛肖乃台率精兵三千與其弟天澤合兵進圍中
山仙遣將葛鐵槍來援肖乃台撤圍迎之遇諸新樂奮擊鐵之
會日暮阻水為營乘勝進擊遂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仙棄真
定走仙復潛結水軍為內應夜開南門納仙仍據真定肖乃台
以步兵七十奔棗城遶明部曲稍集兵復振再襲破之將士怒
其民反覆欲屠城肖乃台曰此為賊所驅脅耳若肆屠戮非惟
自屈其力且堅他城不降之心令皆釋之初仙之叛也其弟
木華黎軍中聞之一夕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追斬于紫荆關
俘其妻子而還乃整兵前進下太原拔長勝寨尋出太行山東

遇宋將彭義斌與戰斬之火炎山遂定東不花河北懷孟諸州從國王孛魯定益都已復渡河略汴京下睢州
斬金將慶山奴于陽邑金主入蔡諸軍圍之肖乃台與天澤攻
城北面汝水阻其前結筏潛渡血戰累日金亡朝廷以其功多
命併將史氏三萬戶軍賜東平戶三百官為治第分撥收馬草
地日膳供二羊以老病卒于東平子抹兀答見從國王忽林赤
畧地兩淮及平李璫之叛皆有功授提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
魯花赤

吾也兒珊竹氏貌甚偉腰大十圍太祖五年與哲伯那顏克金
東京後從木華黎取北京皆有功授北京總管都元帥留鎮其
地金將撻魯以惠州漁河口為隘有眾數萬圖復北疆吾也兒
擊斬之又平趙守玉于興州從征東平馳赴陷陣生挾二將以

還征延安矢中右股力戰破之進取葭鄜克鳳翔兼下河西諸地及征高麗下受開龍宣泰葭等十餘城高麗王懼請和諭曰若能以子爲質當休兵王卽遣其子綽從吾也見入朝帝大悅俾充北京東京廣寧蓋州平州泰州開元府七路都元帥憲宗元年召問東彝事對曰臣雖老倘藉威靈指麾三軍敵國猶可克况東偏小醜乎帝壯其言問飲酒幾何對曰唯所賜時有一驃馬都尉在側素善酒命與之角飲帝大喜賜錦衣名馬俄謝病歸七年復來朝帝憫其老謂曰自太祖時宣勞至今者獨卿無恙賜賚甚厚卒年九十六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尤善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木華黎帥兵南下俊降權知中山府事金

帥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襲其城仙走免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時俊軍曲陽仙銳氣來攻敗之黃山下仙窮蹙來降俊謁木華黎曰武仙黠不可測終不爲我用木華黎然其言不制授俊左副元帥升藁城爲永安州號匡國軍以備仙未幾仙果殺史天倪叛旁郡縣皆爲仙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仙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俊呼語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爲也仙慙去久之俊復夜入奪真定仙竟走死永安節度劉成叛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衆果降金主棄汴奔歸德俊偕諸軍合圍金兵夜出薄諸軍于水俊力戰死俊在深冀時有妖人惑衆圖不軌連逮者萬計有司議當族俊止令誅首惡餘勿問克汴時知侍其輔賢延歸教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

通屢誠諸子曰吾一農夫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為吾累先是諸將朝行在獻日需求無應必重歛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南征時人多歸後願為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被掠賣者多贖使完聚臨陣必持矛先士卒故大小百戰無不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子文炳文用文忠各有傳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善騎射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保西山選壯士結隊伍自衛郡人張信假柔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而還其女信憾之謀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得免壯士慕其義多從之金中都經畧苗道澗署柔為左監軍道澗尋為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好辭來告曰吾得除道澗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叱使者曰瑀

吾恨不食瑀肉反相戲耶檄名道澗部曲誓復讐眾感奮道澗麾下何伯祥得所佩金虎符以獻眾推柔行經畧使事道澗為瑀所殺有何伯祥者取所佩金虎符令疾足開道開諸朝乃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領之蓋金典定二年也四年安民為其下所殺伯祥太祖兵出紫荆口柔遇之逆戰于狼牙嶺馬蹶被執遂降續綱目云柔被執見主帥明安左右強之跪柔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為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集帥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柔嘆曰自古忠孝不兩全姑為二親屈遂委質焉太祖命為

河北都元帥招集部曲南下克雄易安休諸州攻賈瑀于孔臺山誅瑀剖其心以祭道澗引兵次薊城金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出奇兵破之綱目云當仙來攻時柔全軍他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後毀其攻具復使沿山多張旗幟聲言乘勝下完州于是祈陽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勝下完州于是祈陽幽陽諸城寨皆降既而中山府叛柔引兵圍之戰于新樂飛矢

中其領折二齒柔拔矢血戰遂克中山仙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為流矢所中開門突擊仙敗走略地至金鼓城單騎入降之進克深澤寧晉安平棘諸縣闢地千餘里一月間與仙遇者十七每戰輒勝威名震河朔燕將孱赤台數凌柔柔不稍下潛譖於中都行臺曰曩者柔被執而降非本心失今不圖後必難制行臺召柔幽之士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脫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為固柔出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二將以還分遣驍將略彰德徇齊魯河南山東開風欵附詔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柔以滿城地隘乃徙治保州保白兵燹後荒廢者十餘年柔剗荆榛立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後改保定路為燕南一

大都會從皇弟拖雷伐金誦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冤者自今非與敵對陣誓不殺也名臣事略載其為南渡伐宋時語 汴京柔軍

于城西北金主走睢陽汴京下柔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蔡州州恃柴潭為阻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會宋遣荆湖制置孟珙以兵糧來助戰珙決其南入汝水潭涸抵其外郭金人懼啟南門死戰柔以步卒千餘突其陣仍遣張信據其內陞諸軍齊進金主自殺綱鑑大全云柔帥精兵三千薄蔡州中流矢如蠅孟珙先鋒救之挾柔以出 汝南既破下令屠城小校縛一人至貌獨異柔問之金狀元王鵬也解其縛待以賓禮入朝太宗歷數其功班諸帥上遷軍民為從皇子出伐宋詔屯兵曹武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

食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緣山諸堡已會諸軍取光州進趣黃州破三山寨宋懼請和乃還大帥察罕攻徐州柔以二百騎往時廬酒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柔且戰且前至滁察罕以城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既陣宋驍將出柔稍却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圍柔得還裏創復戰先登拔之詔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會八萬戶兵伐宋柔率師自五河口濟淮略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將千人屯田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戍杞初河決于汴西南入陳留分爲三杞居其中潭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出汴洛以擾河南柔卽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淨梁爲進戰退耕計敵不敢犯且合諸軍攻破壽州又敗宋師于泗州軍吏夾谷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訴柔詔遣柔北去卒辨其誣得釋憲宗卽位仍爲軍民萬戶命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通又渦水北溢淺不可舟楫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且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柔併築前路一自亳抵汴百二十里一自亳而南六十餘里流深不能築復爲橋十五廣八十尺均置堡立戍其中由是糧無不達並得通陳蔡穎息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羽根甲一從攻鄂州世祖出大勝關柔由虎頭關會兵攻其城連旬不下世祖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取之柔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摧破其西南角會憲宗凶問至世祖北還命柔統軍城白鹿磯爲久駐計世祖卽位詔班師取其子弘慶入質柔獻金寶錄於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以第八子弘畧襲職復命柔判行工部事城大都

進封蔡國公卒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王改諡忠武

事畧云柔

嘗出家人數千口為齊民高陽公張甫元帥牛顯之皆嘗與柔為敵既歿其妻子不能自存柔厚加周濟

移刺捏兒契丹人幼沉毅多謀略遼亡金授以參議留守等官皆不受間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幸黨百餘人詣軍門獻策帝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霸州元帥佐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錦州張致反與大將吾也兒合兵往討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擊斬之進取遼陽廣寧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軍重兒反復與吾也兒討平之從圍鳳翔先登左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邪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十人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遷軍民都達魯花赤兼興勝府尹從帝征河西取甘合羊蛇等州師還復從木華黎攻益都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得疾歸高州卒追封興國公諡武毅 子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汝年小能襲父爵乎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授高州等處達魯花赤兼征行萬戶命攻高麗花涼城監軍張翼劉霸都殞於敵買奴怒曰兩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出戰破之誅其渠進攻開州州將金沙密逆戰生擒之遂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城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真萬奴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從親王察合台進討圍于險樹寨三月不下買奴令健卒即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直前奮擊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 太宗初命再征高麗取西京而還加征東大元帥將復出師以

疾卒諡顯懿 孫元臣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丞相曰此勲臣子非凡器也命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洲下通泰累有功會只兒瓦台叛圍應昌府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軍馳救敵敗走追至魚兒梁擒之公主奏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三歲名還帝以所籍權臣家婦賜之辭曰臣家世清白不敢自汚帝嘉嘆不已命僉湖廣行院事卒于官諡忠靖

速不台

一作臺

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于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

帝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畧太祖初建興都于班木納海卽龍居河也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戰于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却其衆奔濶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爲百戶歲壬申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丙子帝會諸將討蔑里乞部問誰能前驅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出率百人先覘其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去則遺之若爲孳家逃者蔑里乞信之不設備大軍至瞻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衆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及于灰里河速不台駐軍河東使人燕三炬以張軍勢其主望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出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大珠銀罌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遂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

祖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

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省速不台奏願從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閼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會太祖崩乃還己丑太宗卽位以禿滅干公主妻之命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方畧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什師乘之殺戮殆盡壬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

續綱目云

金主遣曹王訛可為質請和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列柵填濠攻益急金將欲穴城出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放紙為置文書其上以誘被俘者皆為速不台所覺晒曰金人欲以紙為紙燈退敵難矣金主

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數糜煮皆盡甲午

蔡州破金亡時汴梁受兵久歲饑米升至銀一兩速不台下命

縱民北渡就食初金帥完顏合達被獲將就死懼速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火人耳識我何為曰君勇蓋諸將天生英傑豈偶然邪吾見君甘心瞑目矣乙未再征欽察諸王拔都以速不台為先鋒其主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喇里山攻馬札兒部拔都等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計誘其主怯憐至鄯寧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浸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棧以故諸王得先涉爭利反為所乘及速不台既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札兒城不還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拔其城太宗崩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

為兒安得不往遂會于也只里河定宗既立朝會畢還家禿猶
 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王諡忠定子兀良合台別有傳
 紐璘珊竹帶人祖字羅台為太祖宿衛父太答兒佐憲宗攻宋
 入蜀拜都元帥紐璘偉貌長身多謀畧常從父軍中憲宗命將
 兵萬人畧地白利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夔門尋
 還釣魚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虎于成都宋制置蒲擇之遣
 安撫劉整據遂寧江以斷東路軍至箭灘不得渡自旦至暮大
 戰整軍敗紐璘長驅至成都既而擇之命楊大淵守劍門及靈
 泉山而白帥師取成都會阿答虎死諸王阿十于與諸將謀曰
 今宋兵日逼聞元帥死必率眾來攻我軍去行在遠待上命建
 大帥然後禦敵恐無及不若推紐璘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
 亦必破眾然之遂推紐璘為長火波大淵等亦推璘為長

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番皆來附帝即軍中真拜都元帥璘
 紐璘軍止二萬以五千人命拜延等守成都自將步騎萬餘號
 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以五百人為前鋒水陸並進
 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路縛橋資州口以濟師千戶指都刺
 率舟師而下紐璘將步騎而南旌旗輜重百里不絕擇之以兵
 分道要遮所遇輒敗進至涪州造浮橋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
 兵尋討思播二州招降黎雅弼門嚴州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
 萬餘戶世祖即位紐璘入朝上其數詔分西川兵及陝西諸軍
 屬之使鎮秦鞏唐兀之地劉整以瀘州降宋將呂文煥圍之紐
 璘分兵往援文煥敗走遂徙瀘州民于潼川俄為整所譖徵至
 上都驗問無狀得釋還至昌平卒子也速答兒智勇類其父

至元中從圍嘉定以三千人敗宋安撫魯萬壽兵論功授六翼
 達魯花赤萬壽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砦降又從圍重
 慶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也速答兒三入其軍
 再生挾壯士以出大兵繼集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珪遁追至
 涪州擒之歷遷四川西道宣慰使羅施鬼國亦奚不薛蠻叛詔
 川兵會討至會靈關蠻帥阿麻阿豆等將數萬眾迎敵也速答
 兒突入其軍挾出斬之亦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
 升西川右丞西南彝雄左總作都掌蠻得蘭右總作叛討降之
 遷蒙古軍都萬戶仍鎮唐兀地後屢征烏蒙叛蠻感瘴毒還至
 成都卒程鉅夫平雲南碑云大德八年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
 南地居徵外歷世所不能臣世皇天戈一揮無思不服
 今其民衣被皇仁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
 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黠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總聖功
 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

速哥蒙古人父忽魯忽兒不華黎麾下卒也善馳馬有口辯又
 慎重不泄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太宗以為才賜
 名動哥居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速哥亦以驍勇聞憲宗命
 從都元帥帖哥等入蜀萬戶劉七哥與宋兵戰失利陷敵中速
 哥馳救奪之出又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破雲頂山城紐
 璘受詔會涪州至馬湖江速哥以策為舟夜渡至大獲山行在
 自陳道梗失期罪帝慰遣之未幾復自涪州入奏事遇宋軍于
 三曹山奮兵疾戰奪其器械以歸宋兵攻涪州浮橋部將火尼
 赤戰陷陣速哥破圍出之世祖至元初四川行省遣招投降民
 得三千戶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又從右丞也速答兒取瀘州
 初立德州以速哥為達魯花赤建都蠻叛詔諸王奧魯赤討之
 也哥將千人為先鋒破黎州水尾砦攻克連雲關軍至建都戰

于東山斬其渠復與元帥八兒禿迎合刺軍于不魯思河所過
城邑皆下進討碣樓諸蠻襲破連環城也速答兒圍嘉定速哥
率舟師會平康城修築懷來等砦守其要害分兵敗宋將咎萬
壽于麻平既徇下流諸城紫雲瀘敘皆降進圍重慶速哥以所
部兵鎮白水馬湖江口累功授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
軍民達魯花赤亦奚不薛叛置順元等路宣慰司以速哥為使
經理諸蠻降人番金竹百餘砦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為郡
縣尋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詔開土番道以兵圍茂州成宗元
貞初行院罷家居數歲卒

冊曰天作朔方立國伊始豪傑彙征麟攀翼附絕域長驅
曾莫反顧炳燦武功載在盟府

續弘簡錄卷十七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八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功臣二 歸降

耶律雷哥

子薛

曷思麥里

郭寶玉

子德海

石天應

從子

嚴實

子忠

劉黑馬

子元

劉整

汪世顯

子德臣

楊大淵

兄

文李忽蘭吉

管如德

補呂文煥

從子夏貴

附陳

附陳

附陳

耶律雷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太祖起朔方金人疑遼遺
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雷哥不自安
歲壬申遁至隆安韓州糾壯士掠其地州發卒追捕雷哥擊走
之因與耶的合勢募兵數月衆至十餘萬推雷哥為都元師耶
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那顏行軍至遇之問
所從來曰我契丹軍也欲往附大國道阻馬疲故逗遛於此按

續通志卷之八十八
陳曰我奉命討女真適與爾會庸非天意然爾効順何以爲信
雷哥乃率所部會于金山刑牲折箭以盟按陳還具以實奏金
遣胡沙帥軍號百萬來攻聲言有得雷哥骨者受上賞仍世襲
千戶雷哥亟馳表聞帝命按陳引于騎往會與金兵對陳于迪
吉臘兒大破胡沙軍以所獲輜重來獻帝召按陳還而以可特
哥雷屯其地衆推雷哥爲遼王立妻姚里氏爲妃以其屬耶斯
伯爲郡王耶的爲丞相統古與爲元帥收元元統時太祖八年
癸酉春也甲戌金遣使誘使降不從金主怒復遣宣慰萬奴領
軍四十餘萬攻之戰于歸仁北河上金兵潰萬奴收散卒奔東
京於是雷哥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中京乙亥破東京可
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偃娥雷哥心不直微有隙旣而耶斯伯等
勸雷哥稱帝辭曰往者吾與按陳盟願附大國倘食其言而自
爲東帝是違天也違天必有大咎衆請益力不獲已稱疾不出
潛與其子薛閣奉金幣九十車入覲帝曰先納款者先引見太
傅阿海奏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
來未若雷哥仗義效順也旣見出所獻金幣帝大悅先白之於
天七日而後納諸庫命仍遼王爵問戶籍幾何對曰六十餘萬
帝曰可發三千人爲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調汝遣人偕往雷
哥遣大夫乞奴與俱且命詰可特哥曰爾妻萬奴之妻悖法尤
甚其拘繫以來可特哥懼與耶斯伯等詭言雷哥已歿遂以其
衆叛殺所遣蒙古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告變帝謂雷哥曰爾無
以夫衆爲憂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丙子乞奴金山統古與等
推耶斯伯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收元天威以雷哥兄獨刺爲
主章置百官方闕月耶斯伯爲其下所殺衆推乞奴監國雷哥

引蒙古軍忽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戶二千渡遼河招撫懿
州廣寧徙居臨潢府乞奴走高麗金山殺之自稱國王改元天
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喊舍又殺之亦自立戊寅雷哥引
蒙古契丹軍及東夏高麗兵圍克之喊舍自經死自乙亥歲雷
哥北觀遼東反覆耶厮伯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
舍亦二年至己卯春復定庚辰雷哥卒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
西域皇太弟承制以氏權領其衆者七年丙戌帝還氏攜其次
子善哥季子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于河西阿里
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能來邪慰勞甚至氏奏曰
雷哥既沒官民乏主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使歸襲爵帝曰薛
閣從朕征西域時回鶻圍太子于合迷城引千軍救出之身中
梁叉于蒲華尋思于城與回鶻格戰傷流矢以是積功賜名拔
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父爵氏拜且泣曰薛閣者前妻所出
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以
爲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閣襲而雷善哥塔塔兒收國奴于朝
惟遣永安從氏東歸帝名薛閣謂曰昔女真猖獗爾父起兵自
遼東會朕師又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慤可尙朕以兄弟視
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孛魯古台並轄軍馬
爲第三千戶薛閣受命己丑從太宗南征庚寅與撒兒台東征
皆有功命移鎮廣寧府自是連征高麗東夏萬奴國復戶六千
有奇戊戌卒善哥賜名蒙古解從親王口溫不花破天城堡鳳
翔府以功襲名拔都魯後引兵渡河會大軍平金及伐宋拔光
州棗陽軍亦多著戰功云

冊曰不階尺土幾復舊邦乃違衆望擇主歸降覬覦竊據

迭相覆亡姚里立嫡大義是將彤管所紀有何頡頏

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朶人初爲西遼濶兒可汗近侍太祖西征率可散等城部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又從征你沙不見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至阿刺黑城戰于禿馬溫山又敗之追至慙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而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旣而慙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木赤太子之尋征康里至字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敗其軍

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繖迎見于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小而聲名實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合領奧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會皇子拖雷兵攻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駐金蓮川授懷孟二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宣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畱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卒于官

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闕氏旣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卽降天改

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敗之寶玉舉眾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計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條新令五章凡出軍不得妄殺雜灰罪囚量情笞決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田四頃人三丁者僉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民匠限地一頃禁止僧道剃度皆見頒行帝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授抄馬都鎮撫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羹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蘓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眾疾呼曰西陣黃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

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于賀蘭山子德海字大洋資貌奇偉知父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始出授爲抄馬彈壓從先鋒哲伯西征歲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平答里國還至崢山吐番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從大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寨由漢中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軍破金師于黃龍岡取申唐二州後討河南叛兵破傷足輿疾

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從德海請也孫侃字仲和德海之子弱冠為百戶鷲勇有謀畧從

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和林命從宗王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分國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

二十八城斬其主兀朱算灘寰宇記作速檀譯言王也進至乞都卜其城在

擔寒山上懸梯上下築城圍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守

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宗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

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

曰聞鉦聲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

汀破其游兵三萬樛樛答兒算灘降至乞石迷部忽壁算灘降

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數十萬侃至破

其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殿宇皆構以泥檀木舉火

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檠兩城間有大

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欲遁有浮梁

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其

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

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破之巴兒

算灘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

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砦而大軍西行十餘里乃頓

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殺數病

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

侃諭以禍福兀都算灘即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

待侃單騎直前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

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擊敗其游兵四萬

河別丁算灘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乞里灣忽都馬
算灘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
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世祖卽位侃上
疏陳平宋之策大畧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
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旣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
置之弗顧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
如其策又言宋人羈留信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
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
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
紀律野饔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冊曰西域萬里張騫鑿空定遠仗節威輝雪葱郭侃何人
乃繼厥踪地遐名詭累譯難通山經未詳王會莫窮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承德人性豪俠鄉里多歸附木華黎南下
天應率眾迎謁軍門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造戰
攻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軍前後二
百餘戰皆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從木華黎征陝右假道
西夏自東勝州濟河南拔葭州因進說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
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
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固守造舟楫以備不虞木華黎然其言
表授天應爲行臺兵馬都元帥畱守葭蘆造舟楫諸將多
言水波惡恐勞費無益天應下令謂有阻我事者斷其舌橋成
諸將乃服于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綏地一日謁木華黎于汾水
陳進取之策比還鎮名將佐謂曰吾累汝等畱屯於此今聞河
東西皆平川廣野可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

中雖用武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後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郵延今郵已平延不孤立若檄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方五千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尅期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耄將至一旦臥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歿且不瞑遂移軍河中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都元帥事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山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戒曰俟賊過半急擊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金兵用間道直抵城下時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至奮身角戰從者僅四十餘騎嘆曰

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遂來而

此事急棄去不武縱太師不我罪何面目見同列乎飲血力戰

至日午歿之綱目云金元帥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天應
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入欲夜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
潛道左權甫醉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名臣事畧云羣盜陷
河中府殺天應未幾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
及政按扎兒傳亦云天應守河中為賊侯七所襲城陷而歿與
本傳
稍異
初天應歿事時弟天禹有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趨木華黎行營乞得蒙古軍數千還與敵戰敗之木華黎嘉其勇奏授興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從征大理討李壇皆有功江西分寧叛安琬往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揮兵直抵壘門賊呼曰願成陣而戰安不憾安死稍引却賊果出陣遽單騎突入大聲曰吾止誅賊首庸卒非吾敵也手刃中賊背生擒之累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

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有李萬戶者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
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時成宗大德三年也

嚴實字武叔秦安長清人畧知書志氣豪放喜結交施與落魄
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為出灰力得亡去癸酉秋太祖率

兵自紫金口入分畧山東河北歸金東平行臺籍民為兵授實
百戶使權長清令或譖實陰與宋結實懼挈家壁于青崖峒以

魏博開相等郤歸宋宋授實為濟南治中太行之東並聽節制
實知宋不足恃庚辰七月復孛所部彭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滹

等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以實行尙書省事
綱目

云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攻下曹濮單三州進取東平金
降宋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將和立剛遁實入據其城宋將彭義斌帥師克山東兵勢大振

遂圍東平城中食且盡實乃陽與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
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義斌下真定與蒙古將孛里海軍相

實即馳赴與之合史天澤復以銳卒畧其後義斌被擒不屈
之不狹旬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即權山東西路行省事庚寅朝

太宗于牛心之幄殿賜坐宴享終日數顧謂侍臣曰嚴實真福
人也甲午朝和林授東平路行軍萬戶詔母事征伐

名臣事畧云時實以
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前上雅知初木華黎之弟帶孫攻下彭

德怒反覆欲屠其城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
從果何罪邪及破濮州實言百姓未嘗拒敵與其多戮無辜不

若畱之以供芻秣由是得免者數萬人兵由武關出襄鄧河南
被俘者多實載金繒往贖且約束諸將毋殺掠又多作糜粥以

食流民全活頗衆儒士遭兵亂多失業無依實辟其賢者置之
募府修學校招生徒一時名士多以實為歸實為合散亡業單

貧舉喪葬助婚嫁人尤德之部曲有逃回益都者益都被獲歸皆自分必殺實置不問王義深者義斌別將也實族屬在東平向為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以舊怨為嫌太宗十二年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者旬月不已元

問神道碑云實病風痺久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疾得無疾痛以歿足矣中統二年追封魯國公

諡武惠 子忠濟襲萬戶初統千戶十有七會括新軍山東益

兵二萬餘弟忠嗣忠範皆為東平路管軍萬戶而仍統於忠濟

大臣有言其威名太盛者中統初召還命忠範往代至元九年

忠範僉省成都戰失利逃至京師以赦免後持國書使宋行至

獨松關為宋所殺方忠濟治東平日舉息錢代民納逋賦歲久

積多至四十三萬七千餘錠及去債家爭持券責償帝聞之命

發內帑以代又借用課程變本銀萬五千兩並詔勿徵東平廟

學故庫陋收十爽墁地于城東教養諸生後多顯貴者至元間

授江浙左丞以老乞歸名其子瑜入侍卒諡莊孝 忠嗣少從

張澄李楨學畧知前史大義初授東平人匠總管尋改管軍萬

戶從忠濟畧地揚州又從南征與忠濟渡淮分兵出桂車嶺達

蘄州及渡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中統三年宋兵

攻蘄州徐州總管李果哥降于宋忠嗣從大帥按脫攻蘄縣復

徐州執果哥殺之未幾朝廷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

典兵遂罷官家居十年卒

劉黑馬濟南人父伯林金末為威寧防城千戶太祖圍威寧伯

林絕城降累從大軍攻伐凡部曲所俘獲悉縱去在威寧十餘

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嘗曰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吾之所活

何嘗萬餘人子孫必有興者黑馬名嶷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

馬產黑駒故以為小字後遂以小字行年弱冠隨父征伐大小數百戰畧無懼色已襲父職為萬戶兼都元帥從征西夏唐兀及東平大名皆有功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為首從征回鶻河西諸國皇弟拖雷入自大散關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馬先出與元金房東下至三峯山遇金將完顏合達與戰敗之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會增立七萬戶仍以黑馬為首張柔史天澤嚴實等次之黑達事畧云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實在郟州則有山東之兵史天澤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柔在滿城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在天從破蔡州滅金及征西川累功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從憲宗至六盤山商州與宋接境數被侵掠命黑馬鎮之宋人歛兵不敢犯請立成都以圖全蜀帝從之始立成都路就令管領新舊軍民大小諸務世祖中統初

廉希憲宣撫川陝時密里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憲慮其與渾都海結黨為變以黑馬有膽智使乘驛矯詔竟誅之其子訴于朝帝曰此朕命也勿復言宋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時黑馬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其少休慨然曰國事方急以此死無憾卒封秦國公諡忠宣子元振字仲舉隨父入蜀立成都攝萬戶時年方二十既蒞事號令嚴明麾下將皆敬憚之世祖即位命為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黑馬遣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言整無故而降情偽不可信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遂行比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先下馬與整相見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之聯轡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獻金

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賜將士而歸還其男女宋蜀
帥俞興圍瀘州以討整晝夜急攻五閱月城幾陷左右曰整本
非吾人與俱死無益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
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將盡殺所乘
馬犒將士募善泅者資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銀牌分賞
有功既而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興兵捷聞且自愧
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功授成都軍民經畧使時議罷勳舊了
弟之典兵者遂降爲成都副萬戶後兼潼川路副招討使元
禮黑馬第五子也嘗從父在軍中授京兆路奧魯萬戶遷潼川
路漢軍都元帥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向潼川元禮所領纔數
千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大
戰蓬溪終日勝負未決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
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大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
可失也卽持長刀大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無不一當百大
敗貴兵名入朝賜錦衣名馬命復還潼川立蓬溪寨元禮奏嘉
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可修復之屯兵以扼
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速遂守眉
州尋乞解官養母仕至延安路總管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沉毅有智謀熟知
山川險要避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
整爲前鋒夜從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
曰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旌曰賽
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副使整以北人鎮西邊有功南
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會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帥蜀以

圖整典以軍事名整不行遂招撫其罪宋史新編云會賈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閩

帥整遂為整遣使訴臨安不得達益懼不自保乃謀納欵中統

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官許彪孫草表不從合

門仰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俞興攻瀘州整出寶

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興敗去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

為圖宋計明年入朝授行省于成都潼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

列嫉其功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四

年入朝奏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渾一之機臣願効

犬馬勞先攻襄陽徹其扞蔽廷議多難之整曰自古帝王非四

海一家不得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

棄正統邪且襄陽吾故物由棄而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

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曰朕意決矣命陝西五路

四川行省各造戰艦五百艘付整俾與阿朮經畧襄陽遂成鹿

門堡及白河口率兵五萬抄掠沿江諸郡七年三月築實心臺

于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為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

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更造戰船口練水軍雖

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援

宋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既昧天命又不自

奮厲徒多害生靈何為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以

甲堅不得入九年破樊城外郭謀知文煥將遣張貴出求援遂

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臨漢水綿亘參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

果夜乘輪船順流下走覘知之傍岸熟草牛如畫整與阿朮麾

戰艦先據龍尾洲轉戰五十里擒貴于櫃門關殲其衆綱目云

蜀計欲自請居進築馬驤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宋封整為燕

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城之以宋有倚卒不就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八

郡王遣永寧僧賫告身及金印牙符送整所永寧令得之聞于
朝勅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用兵襄陽故設此
為殺臣計臣實不知帝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
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為此小數何益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
襄樊唇齒也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
索整募善泅者斷木沉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鵲礮擊之而焚
其柵明年正月遂破樊城既而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
執文煥以快意主帥不可乃遣宋俘唐永堅入諭文煥以城降
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遣水軍乘勝長驅大江必
非宋有遂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守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
其東西衝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大人洲時阿里海牙鎮淮
西帝知其不相能命分軍為二各統之御史言江淮未附將帥
需人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劉整子攻素不知兵且謂
人望帝並命罷去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
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渡江非所
聞也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不克及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
曰首帥束我顧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
死于無為城下諡武敏

冊曰天啓混一臣効犬馬襄陽徹藩鄂渚旋下銳欲渡江
宋何汝負南之叛臣北之功首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名臣事畧作汪骨仕金官鞏

昌便宜總帥金亡郡縣皆降世顯獨堅守皇子濶端駐兵鞏城
始率眾迎謁皇子曰吾征討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故對

續通志卷之八
白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又問金亡已三載汝不降果誰為邪對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神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全千萬人之命是以降皇子大悅賜章服俾署舊職即帥所部從征斷嘉陵躡大安田楊諸蠻結陣迎敵宋將亦潛兵為犄角世顯單騎突入所向披靡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克武信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兵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畧嘉定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援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為疑兵夜從上游鼓革舟徑渡襲其營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將遇斬獲無算師還攻重慶會大暑乃引歸太宗易其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進軍薄成都斬宋制置陳隆之復拔漢州屠其城累功真拜便宜都總帥統秦鞏等二十四州事未

幾卒中統三年追封隴西郡公諡武義英宗即位加封隴右王楊煥神道碑云金貞祐二年世顯堦戰功起家為千夫長正大四年領隴州防禦使六年升鞏昌府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九年拜便宜總帥明年金亡郡縣風靡世顯猶堅守者二年謂其眾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念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夙其分也餘者奚罪乃率僚佐迎謁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虞集勳德錄云鞏昌汪氏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王子潤端以自歸太宗察其誠仍命鎮故地世顯有子七人孫十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
次子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虛發及襲父爵為總帥從入蜀將前軍出忠涪所向克捷進攻運山馬中飛石灰步戰拔其外郭宋制置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尋解去憲宗召入覲命城沔州沔據嘉陵要衝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數日而集又命城利州益昌進薄嘉定四川大震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八十八統制甘澗城紫金山紫金山者蜀之要地也德臣

選精卒御枚夜進大破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之謂走德臣遂據其城益昌徭賦及漕糧屯田爲永久計並從之卽命置行部于鞏立
漕司于沔通販鬻給餽餉奏以兄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
昌會旱嘉陵漕舟水溢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地界我
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轉掠雲頂
得糧五千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諭降苦竹若守將南清山寨相繼輸欵自魚關至沔水迂回
爲渡百有八至是悉建橋梁帝親征幸益昌駐北山謂曰來者
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見汝身小而膽畧甚大敵曾薄汝城否對
曰賴陛下威德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嘉陵白水交會
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對曰大軍百萬詎敢淹延卽繫舟爲
梁一夕而成軍過如履平地南清旣北觀其下殺清妻子據苦

竹以叛至是攻之巖壁峭絕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
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乃率將士魚貫進帝見
人言田哥膽勇豈虛譽邪嘗有疾帝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
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帝東下德臣爲先鋒
抵大獲山奪水門宋將楊大淵率衆降奏免其死已而連山青
居大梁皆降進攻釣魚山合州知州王堅負險不下德臣夜登
外城遲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語未畢幾爲飛石所中復感
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爲天子猶冒寒暑服勞
於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卒年三十六封爵如其父諡忠烈
良臣世顯第三子年十六七卽從兄習行陣每戰輒當前鋒
以功擢裨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憲宗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
治供億民不知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同立功

四川帝曰行軍餽餉所繫非輕汝任其責成功不小旣奉命治
橋梁平道路舟車水陸無壅賈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卽位
阿藍答兒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陲騷動時諸王合丹等
分道進擊良臣率秦鞏兵至耀碑谷慷慨誓衆曰今日之事繫
國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家俱喪縱死行間猶不失忠孝
名衆踴躍競奮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突陣下馬以短兵突其
左王師直擣其前賊大潰諸王上其功授征南都元帥良臣以
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築城曰武勝軍以扼其往來久之
遷四川行樞密院事進攻嘉定宋將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
有伏大搜山谷盡殲之進薄城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統兵
順流下紫雲瀘叙相繼欵附後再圍重慶宋安撫張珪悉衆來
拒良臣身中四矢督戰益急部將趙安開門降四川悉平入見

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納卒封梁國公諡忠惠

孫惟正字公

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尤喜談兵時出遊獵勦勒從騎爲攻守
狀父德臣卒于軍世祖嗣立俾襲父爵屯兵青居山初憲宗遣
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
海叛乞台不花將起兵爲應惟正承宣撫廉希憲指遣甲士縛
斬之中統初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獬
犬方肆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
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閱月度糧盡勢蹙曰可矣
與戰屢捷火都遣人約降陽許之而潛兵躡其後出不意擒殺
火都至元初襲破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人僑治合州于
釣魚山詔立武勝軍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道夜懸
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以防不虞宋

知有備不敢犯十四年冬皇子安西王北伐藩王土魯叛于六盤惟正進討次平涼簡鞏兵銳者八千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為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里許皆下馬手弓土魯遣騎突陣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矢下如雨突騎盡馳還土魯軍遂走逐之三踰山至蕭河土魯就擒安西王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為汝母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遷秦蜀行省左丞通考云惟正言近制

和雇和買不及軍家今一天觀上都還至華州卒諡貞肅

楊大淵天水人初仕宋為安撫使總兵守闡州憲宗既取隆雅

二州兵至闡州大獲山遣降人王仲入招之為大淵所殺憲宗

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德臣力請得免

既逃歸憲宗益怒將屠其城德臣謂李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

頗難測宜急追之忽蘭吉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皇帝遣我來撫

汝軍民一卒引之入即下馬執大淵手謂曰上方宜諭賞賜不

待而來何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法且久出恐城寨有變是

以亟歸非敢有異謀即與偕來一軍皆喜及入奏帝問楊安撫

反乎忽蘭吉曰無也曰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防內亂也城

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慰軍民從臣以出以是知其

不反帝悅命復大淵故官以其兵從招降蓬山廣安諸郡進攻

釣魚山拜侍郎都行省悉委以平蜀之寄兄子文仲亦授安撫

使世祖即位諭曰尚厲忠良之節其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

躍進克禮義城掠其饋運獲總管黃文才等以獻先是大淵建

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兄子文安攻宋巴渠

收萬安寨復使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進攻退

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率兵來爭大淵遣文仲往援宋
兵解去大淵請于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入覲進花羅紅邊
緡各百五十段優詔答之拜東川都元帥俛與征南主帥欽察
同署事比還復瀕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梁城不踰時而
就宋賈似道遣楊琳賫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
安擒之以聞琳伏誅至元初大淵以部將王仲得宋將咎萬壽
私書殺之帝以未經鞫問或墮宋人間計豈宜輒施刑戮下詔
詰責仍存卹仲家大淵諜知宋總統祁昌山問道運糧入得漢
城欲遷守臣向良及官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于椒坪連
戰三日擒昌良等以歸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追復大破
之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城未下而卒追封閬中郡
公諡肅翼未幾文仲亦亡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叙州

戰死文安方二歲依叔大淵于州年十八從大淵降授監軍
出通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統制白繼源又出開達戰屢勝擒
知軍范燮統制魏興等授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巴渠
宋萬安守將盧埴降遂築蟠龍城據夔達要路更築虎嘯城于
渠江遷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文安前後歷破宋兵擒
其將累攻下開達洋金蓬施萬諸州及咸淳府所得得漢聖耳
白帝龍爪牛頭樂勝鷄冠等數十城盡定蜀境夔州亦降入覲
繪圖以獻帝勞曰汝攻城畧地之功何若是多也擢川南道宣
慰使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擢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
踰月卒于官

李忽蘭吉本名庭玉隴西人父節仕金歲乙未自鞏昌石門山
從汪世顯舉城降忽蘭吉隸皇子濶端為質子癸丑世祖在潛

鄭用汪德臣言命爲管軍千戶都總領佐德臣立利州憲宗南
征孛術道饋餉事楊大淵既降復逃去忽蘭吉單騎說之出憲
宗問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
靈命脉所繫故不知懼帝悅賜以酒中統元年渾都海叛據六
盤山世祖遣忽蘭吉從汪良臣進討殺渾都海等于陣以功授
鞏昌後元帥火都叛遁入西番從宗王追襲擒之首將答刺海
言忽蘭吉功高詔賜虎符不受曰臣聞國制將萬軍者佩虎符
若汪氏將萬軍已佩之矣臣何可復佩乃命於總帥汪惟正下
充鞏昌路元帥所屬官悉聽節制答機叛於西番忽蘭吉以千
騎先往執之至元元年入覲命與良臣還蜀守青居尋賜虎符
授夔東路招討使立章廣平山寨置屯田出兵以絕大梁平山
兩道十年正月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故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
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宋軍乘虛夾攻掩其不
備軍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人以此失利西川地曠人稀宜修置
城寨以備不虞選任材智廣畜軍器最爲急務今蒙古漢軍多
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宜嚴禁之所當修築城寨練習軍馬措畫
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六者缺一不可帝是其言
六月將兵赴成都與察不花同權省事已復還守章廣平山寨
前後每戰輒勝升川南道宣慰使施黔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
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於是叅政曲里吉思左丞汪
惟正一軍出黔中僉省巴八一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
澧州忽蘭吉一軍出夔門會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
長悉衆來附獨散毛洞覃頰走避巖谷力屈始降在蜀二十餘
年以老乞歸鞏昌旣而行省列其功請用范殿帥故事商議本

省軍事食左丞祿卒諡襄敏

管如德黃州黃陂人父景模爲宋安撫使守蘄州伯顏兵至景模舉衆降授淮西宣撫使以老不任事時如德爲江州都統制遣書招之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郡如德伺邏者怠卽破械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真吾子也至是入見世祖笑曰是能孝於父者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母復然嘗從獵過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魯帝問朕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對曰陛下以福德勝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帝曰善授湖北招討使總管本部軍馬阿木以如德爲前鋒攻揚州招降鎮江紹興諸郡初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宋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歷斬宋軍使如是帝嘉其朴遷浙西宣慰使入奏軍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無有二心乎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生或起他念今累歲豐稔民沐聖恩多矣安敢有貳志帝善其言累遷江西左丞初廣東賊鍾明亮率衆二萬來降宣慰使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爲循州知州帝不允明亮復叛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如德曰今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胄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遣使諭以禍福明亮復詣贛州降詣縛至大都如德畱之不遣明亮再反朝廷責以玩寇如德惶懼卒于軍贈平昌郡公諡武襄

呂文煥安豐人兄文德微時鬻薪于市宋淮帥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之招致麾下累功授京湖安撫制置使時劉整獻

計謂宋人所恃惟文德在鄂州然可利誘乃遣以玉帶求置權
場于樊城文德許之既而言安豐等場貨每為盜所掠願築土
墻以護居積遂築壘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宋南
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始悟為整所賣
疽發背死文煥仕宋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時阿木攻襄
陽文煥拒守久之至元六年命史天澤益兵圍襄陽文煥遣使
餽以鹽茗十年正月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詔諭文煥曰
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
知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既而阿里海牙
身至城下謂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
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得必不汝負文煥疑未決又折箭與
之誓文煥感泣遂納筦鑰與其子俱來降詔入朝授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即為帝畫攻鄂策且請身為前鋒世祖以文煥為親
漢大都督十一年二月授叅知政事行省荆湖命文煥率其麾下
臨城以善遇降將意招諭未下州郡十月文煥引兵攻破沙
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殺之進逼新城招都統邊居
誼不從伏弩中其右臂馬仆幾被獲衆挾以出文煥怒麾兵拔
其城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下文煥謂權守張晏然等
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耳今大軍飛渡如履平地不降何待于是
晏然與都統程鵬飛皆以州軍降時沿江諸將皆呂氏舊部曲
爭望風款附十二年正月引兵至江州從弟文福方為湖南五
邵鎮撫宋主促其將兵入衛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迎降
宋謝后遣使諭文煥請息兵修好不聽十月伯顏分兵東下以
文煥為嚮導趨常州宋遣兵部侍郎呂師孟來軍中議和師孟

文德子也陰請文煥贊成和議亦不省十二月平江府官屬迎
降于常州文煥先往受其降十三年伯顏兵至臯亭山宋主奉
稱臣表伯顏遣文煥入長安閱視城壘且賚黃榜安諭中外軍
民并入慰謝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
南師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
言哉伯顏拘文天祥于軍中天祥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解喻
天祥并斥其合族爲逆文煥大慙恚十四年以文煥爲中書左
丞仍宣慰江東十五年三月詔文煥遣官招宋生熟券軍堪爲
軍者月給衣糧不堪者屯種近地江東道按察使阿八赤從文
煥求金銀及宅舍子女不與遂奏文煥私豎兵仗帝命行臺大
夫相威詰之阿八赤以不直免官二十三年正月文煥以江淮
行省右丞請老許之仍任其子爲宣慰使 從子師夔文德子

也至元十二年在宋提舉江州興國軍宋沿江制置使陳奕
降以兵攻蘄州師夔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請降伯顏
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盛飾以進伯顏怒曰吾
奉天子命帥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都
元帥宋都解攻撫州命師夔以金符遺守將密佑誘之降佑不
受竟遇害師夔與謝枋得雅友善至是以兵徇江西下安仁時
枋得守信州攻之枋得走建陽師夔鏤榜捕之執其妻子下之
獄及宋主是在廣州師夔復同阿里海牙擒出等率兵渡梅嶺
攻蘄之遂以參知政事留鎮廣州瑞州張公明訴師夔謀不軌
擒出恐驚疑成變乃斬公明而後聞詔弗問十五年宋制置使
張鎮孫起兵復廣州師夔執之及其妻子械送京師鎮孫自經
死十七年以廣中民不聊生名師夔赴闕詰責壞民之由廷辯

無驗仍還省二十二年六月乞假省母始還江州 范文虎文德壻也宋咸淳中遷殿前副指揮使阿朮攻襄樊宋以文虎統禁軍來援遂蓄異志軍中爲樂庭日與妓妾擊鞠宴飲不進兵比戰又不力兵屢敗所喪舟械甚多及襄樊陷給事陳宜中請誅文虎賈似道庇之止降一官仍知安慶府至元十二年正月伯顏分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且請伯顏速來伯顏使阿朮以舟師先至安慶文虎以城降伯顏承制遷授兩浙大都督命持詔往諭壽州諸鎮已復同失里伯史樞率襄陽熟券軍招安豐壽州五河等處軍民時呂文煥陳奕旣先降方與文虎領兵攻陷州郡宋謝后詔論文虎三人使通和議文虎等不報乃籍三人家妻孥多遇害十月命董文炳將左軍由江入海以文虎爲鄉導取道趨澈浦華亭十三年正月伯顏分兵圍安

吉文虎致書知州趙良淳誘之降良淳斬其使而自經及兵過臨安宋駙馬都尉楊鎮奉益廣二王潛渡江如婺州文虎率勁兵五千追之不及執鎮而還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文虎同忙古歹入治事且遷歷城堡宋宗室趙孟彛謀起兵于越事泄被執至臨安文虎怒斬之七月與呂師夔並參知政事十五年二月與夏貴陳巖並進中書左丞詔諭行省東南島嶼諸番國有慕義者可因番舶宣布德意使其來朝文虎遣周福等偕日本僧賞詔往諭其國降海賊賀文達以所得銀三千兩獻之帝卽以銀賜文虎並賜金紋綾及西錦衣諸物文虎薦可爲守令者三十人帝曰今後所薦朕自裁擇皆不聽十七年五月召入朝命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鶻等軍並將兵十萬同右丞相阿剌罕征日本十八年正月文虎再赴闕請給馬二千及

回鶻匠帝曰戰艦安用此亦不與十八年七月軍至平壺島遇
颶風壞舟文虎被溺漂流一晝夜幸附敗板得生遂擇堅艦乘
之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盡爲日本所殲逃歸者僅三人
初議班師諸將皆曰士卒溺死過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
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自
當之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反帝親征命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
樂爲策應文虎言蒙懿東京諸地人心未安宜立省撫治之詔
立遼陽行省二十六年漳州賊陳機察等降行省請斬以警衆
文虎曰罪固當斬然降而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行省從
其言蓋其意獨加厚於降人云

夏貴栗陽人爲宋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阿木引兵攻陽邏堡
貴敗走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至元十二年正月會買似道于

蕪湖出一編書示之曰宋曆止三百二十年矣二月似道以精
銳七萬餘人屬步軍指揮孫虎臣次池州下流之丁家洲貴以
戰艦二千五百亘江中似道爲殿貴既嘗失利於鄂恐似道功
成殊無鬪志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衆曰步帥遁矣貴不戰
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支似道錯愕失
措遽鳴鉦收軍宋師大潰似道名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
何以戰乃復奔廬州阿木乘勝東下于是建康鎮江寧國隆興
守臣皆棄城走太平和州無爲軍相繼降貴陰縱北軍岳全還
致欵附意以書抵伯顏曰願毋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
邊城焉往伯顏遣其甥胡應雷持諭與約四月宋徵貴爲樞密
副使入衛貴不應詔十三年二月兵至臨安貴遂舉淮西州縣
降得府二州六縣三十四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

百二萬一千三百九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軍
統制僞降而復叛貴使其從子招之福怒斬其使貴至城下好
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開而伏兵起福被執貴蒞殺其
二子太淵大源并殺福十月貴請入覲令其孫貽孫權宣撫事
賜銀釵幣甚厚十五年二月與范文虎並爲中書左丞以江南
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貴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
災情形舉劾多當上意十七年二月貴請老許之仍官其子孫
陳奕者初諂事賈似道之玉工陳振民爲兄以求進自小官
躡貴顯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程鵬飛旣降以兵攻黃州奕
遣人請降于壽昌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但率衆來歸何慮名
爵許以沿江大都督奕喜遂以城降其子巖知安東州奕遣人
至漣州出家函示之巖亦降世祖授巖淮東宣撫使十二年五

月巖乞解官終制不許十三年七月宋姜才帥步騎來攻灣頭
堡巖大破之獲米五千餘石加參知政事行省淮東二十二年
進征東行省左丞同征日本二十四年五月江淮平章沙不丁
議裁南官帝曰除陳巖呂師夔范文虎諸人餘從卿議其見信
任如此世祖嘗名諸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
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積不平故莫有鬪志帝曰似道
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耳汝主何負焉誠如汝言則似道之輕
汝輩也固宜符寶郎董文忠從旁詰之曰似道誠薄汝矣而君
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坐視
國破如臣節何衆皆懃謝而退

蒲壽庚福建泉州人宋閩廣招撫使見宋事不可支以全軍來
降宋幼主過泉城衆欲起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

攻城宋宗室之在城者謀欲為內應壽庚置酒延宗室議城守事酒半盡殺之世傑攻城三閱月不下遂解去世祖嘉其功進

昭勇大將軍子若孫並加顯爵樵書云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

姓赴考者貴令書一結曰並非夢炎子孫方准入試

按夢炎與文天祥同宋狀元宰相而仕元寃不終者

冊曰襄樊上流半壁屏蔽淮南西江藉以牽制一旦反戈

船輕風利雖背故國實功新朝宜補紀載元勳永標

丁時年已八十閱三歲而歿有

七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

塞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續弘簡錄卷十八終

